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序

贈都督李公承 恩展墓西還詩序

李公明遠世居陝之西寧而以才武有聲于一時蓋佐督府以贊廟謨統京蕃而修武備以進于通侯宿將之列甚久一旦具疏言臣曩以母喪 賜歸祠先臣會寧伯之墓而還 朝命嚴莫聲孝思至于今不能忘敢重以請惟 聖明恤之得予告辰墓且命有司給車馬續廩餼自京師達西寧

聖天子加禮還率以勵爪牙心膂之臣甚厚於是縉紳士內交公者繪圖賦詩贈其行而博土陳君啓先來屬予序惟李公實先少保襄毅公所薦士予辱知之不獲以鄙陋辭竊聞古者軍旅以墨衰從事而傳有臨敵忘親之說故中古以降不以喪祭之禮責武臣非不責之也事有急于彼則緩于此而不以常處變者禮也

國朝因之武臣請歸葬及展墓者不數見上之而 恩數優渥如李公亦難矣哉僕世祖中吳諸將得過家者令有司具以牢行拜掃禮以為榮而宋岳武穆亦嘗以母喪還廬山前史特書之若

聖天子以仁孝撫世俾有勞于國者得遂其私比于建武之詔而李公不忘其親兩被 殊典殆有慕于岳侯忠孝之名宜諸君子播之聲詩寫之毫素以俟 大恩勵大節豈直離亭續卷之際輸其仗劍對酒之情而已邪雖然開陝之境兵荒相尋宵旰之餘屢勤西顧發南甸之粟出內帑之金拯濟之策不遺餘力蓋自今歲以來天心稍協民力僅蘇九重之憂漸釋而大臣之私始可白且遂馬此公之所以得西也河隴之上山川相望松楸鬱然榮戟生光使西人老稚因公之歸而幸手加額曰吾 君之不忘勲舊如此又披圖誦詩而擊節歎賞曰中朝縉紳之樂予人為善如此其美談榮觀不既多乎然此猶孝之小者公尚促還 闕之期乘時建功于四方申伺山帶礪之盟致珥貂橫王之真以

續先公之烈以答

聖天子之寵以無負諸君子期望之盛心斯孝之大者公可不勉與公之子玆率進士官中書舍人以經術顯于 朝詩云孝子下憤求錫爾類蓋識者又以是占李氏之澤方盛而未艾云

汪君自吏部待選還新安省親送行序

成化甲辰乙巳開陝并洛三省民大饑亡者相枕籍于道或連數村蕩無居人木葉草根發之二空人相食至不恤其骨肉以苟活且暮流傳之語蓋不忍聞

聖天子惻然軫念元上特下寬大之詔與民休息屢出大臣挾內帑往賑卹之又建行入粟補官之今于江南北由是生員得齒國子胥吏得附銓選粟入既多民稍得濟而吾脚之為生員胥吏者亦往來預君汪君文其一也夫其所以傾橐不悛而上之有司者蓋不獨於我有發身之階而已亦將於官有活民之力焉其名雖利而陰則義行乎其中

較之他途猶賈乎已卿人居京師者榮君之歸請贈言于予辭不獲則
言之曰民瘼復有甚于今日者哉言之愀然于色聞之戚然于心蓋人
人同也汪君之所親覩也傾橐而濟之以預有活民之功者非汪君之
徒欤然則使異時受 恩命于朝有民社之寄亦何政術之暇予他求
哉惟無忘今日而已汪氏為新安著姓皆祖唐越國公其自唐模遷鳳
凰者曰希旦為宋直秘閣自鳳凰遷章祈者曰傑為元徽州路推官卒
有民功著于鄉邦而君又將有祿仕以承其先祀故其後人諒哉其歸
之榮矣於戲水旱之災竟湯之世所不能免惟修人事則可以弭之故
上勤于公有所儲而不匱下儉于家有所恃而不窮則交相得而水旱
不足以相病矣君之歸也在上者吾不得而議之在下者其為我相告
語相勸勉而以儉為四方之倡則庶幾吾郡之福也哉

贈魯君知膠州詩序

初成化戊子秋河間魯君舜卿以尚書正魁京闈京師人翕然誦其名

而稱之必為大科可拾取也上禮部又之弗偶君年益壯李菴遷而無
餘子瓊得失之心乃乙巳夏上吏部李銓士第一人太宰以下又無
然曰此所謂名下無虛士也 廷授知膠州鴻臚高君時宰於君生同
卿享同志請縉紳之詩以贈別謂予亦卿人也宜屬以序夫士釋韋布
一蹴而至大夫秩五品持一道之印以奔走數百里之人榮孰甚焉然
官高祿厚則其副之也難故不以為榮而以為懼者君子之心也膠為
山東大州擅鹽鐵之利地瀕于海設守御之師兵民雜居征調蝟蝟而
又有諸縣即吏受成于下藩臬大府之臣責成于上守失其道則榮非
其榮而士之望也孤矣李古入官志大而才足固不借聽于人而贈言
之義則亦不可廢也竊聞之清慎勤三言古當官之法可以終身服之
而不易者也言雖熟于人口而克踐焉者或寡矣請以是為君諫之可
于君世父曰山西大叅公父曰仰陽令君政聲德望相後先且諸贈
言者又皆有責難之義而無流連老景之詞吾知君承乎家庭漸漬者

既深獲乎朋友愛助者益多其知所懼而不輕其土地士民也審天官
足其在公之分祿稱其惠民之澤豈第君子之稱輝然起于山東為諸
州之冠受 朝家旌擢之榮增輝仰邦無負所享發軔于茲乎魯之先
兩君於先尚書襄毅公實相友善近者吾第敏德筮仕官僚又實從君
之後通家之誼誠非一日之好一面之雅者北故特序其事于群王之
首既以規之亦以期之

送都闕蕭君赴四川行都司序

四川去京師萬餘里而行都司治建昌領六衛之師以控扼諸番九西
南重鎮也迺者兵部以擇帥 聞蕭君大用受 命以往紳進士馬君
謙合諸嫻友壯其行乞贈言于予予不及識蕭君然竊聞之縉紳間而得
其人矣蓋蕭君承其先世之烈數奉 詔復虜庭從征伐起忠義衛正干
戶至僉都指揮事皆名勇功出列營諸校之右故總戎者以將才薦於
部而 上亟用之如此豈非得人也哉建昌古越雋地南接滇池西雜吐蕃

誠蜀之要衝然 國家承十百年 王化之漸被者日廣治場塩井之利足
以裕邊寧校弦誦之風足以與俗近者諸番又鮮出沒之患則建昌之為
樂土也久矣蕭君提一道之印而守其土撫其人固綽乎有餘地矣
或以為蕭君夙將且有志於功名疑建昌一道不足以盡其才者是亦
不然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所以試之者固將有以待之也君豈可以所
轄為荒服分闔為偏師而遽忽之也哉視蒙之後簡其士馬修厥戎器
廣屯田礼師儒母徂于宴安而常若寇至使西南號令斬然一新又以
其暇日獲涉山川指其不毛之地曰此諸葛武侯之所談笑而禽孟獲
者也按行城壘撫其樓櫓之具曰此李衛公之所經營而奪蠻險者也
忠賢往矣遺蹟具存慨然興起于百世之上而思見其人焉則三軍足
食諸番嚮風 朝廷無西南之虞而方面果不足以淹君矣夫鎮元戎
之選 貂橫玉之貴皆上之人懸之以待諸將之有功者蕭君勛哉

贈監察御史汪君序

御史秩雖下而實有天下之責天下事無巨細御史鮮不預者大朝會則糾儀大祭祀則監禮大征伐則督軍卒校選卒行河決獄一切禁戒之政與夫稽考積弊糾察非常必悉用御史一人出按于外則自群有司以及文武大吏悉聽約束視其言為進退其立朝也自官闈以及將相勳戚有過大政令有關必庭論之一歸于禮法乃已御史之責重如此而

祖宗以來亦重其官其理刑也必試可而後與其竣事也必覈稱而後復一不如今則外補甚則速竄其出處與諸曹絕異蓋慎之也予嘗以謂御史皆其人得其職則天下無不集之事無不避之臣

明天子可垂拱而治矣汪君從仁奉進士為行人試監察御史一年都憲報可以賓授請于

上從之從仁起江南諸生如不勝衣而所居事理不以難易為戚欣曾中涇渭確然私謁凜不可犯始知其責之難副而不取足干聲勢者歎

其尤難者性敏而力孝有求益嚮往學上不足之心視彼發無當之言以規大利樂不羈之行以取大辱者誠不可同日語矣飭羣工庶廢績以上副

明天子責備風憲之盛心固不繫一從仁而從仁竟當慎選以倡其同寅以此迹于古司直之臣不在茲乎從仁世居徽之婺源其從伯監察御史文燦從叔按察副使希顏從兄大理評事守貞皆起進士敷歷中外為特聞人故從仁有得于父兄師友之間而加策以自進于高明光大之域有可必者如此予不佞於汪氏最厚輒與諸卿入幸酒相慶而又緝為之說以致萬一愛助之意焉

贈中書舍人魏君惺省詩序

國朝進士甲科惟正統壬戌翰林侍讀贈禮部侍郎吉水刘文介公榜最盛而後嗣之通朝籍居京師者視他榜亦盛然歲時還往疎密不齊未有能合之者吏部尚書贈少保嚴郡魏文敏公之子中書舍人吉甫

首倡為之四十年通家之誼藹然如昨日由是喜有慶戚有吊麗澤之益有加蓋自隋唐設科以來其嗣人之有會實自今始未幾言甫將歸展文敏公之墓且省太夫人于故鄉舊之會者或注官而出或子吉而去雖合弗偶也而吉甫又為此行於是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新安程襄毅公之子左春坊諭德敏政詹事府王鐸敏德兵部尚書贈傳南京白恭敏公之子錦衣千戶鎮翰林編修敏太孝生銓翰林孝士贈禮部侍郎嘉禾呂文懿公之子禮部郎中憲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昌黎韓公之子兵部郎中忱鄉進士階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固安王公之子卿進士瑁太孝生環刑部尚書廬陵王恭毅公之子翰林侍讀臣尹部尚書濡須薛公之子錦衣百戶靖都憲東安李公之子訓導守德容大理寺正德恢中書舍人德仁孝士金城黃公之子琢方伯二山王公之子兵部員外郎政泰議慶陽倪公之子卿進士英暨兵部尚書陝左陳公之婿大理寺副余君淵共十有九人相與酬而餞之且各賦詩以道

續繼不已之情而推敏政為之序於戲士生斯世富貴利達不足計而能不失其世守之為難也蓋國必有世臣而重家必有肖子而與士必志於忠孝而貴典籍所傳不可誣也今吾與諸君子籍弁人之澤誦詩讀書以有祿位于朝或載器以待用于異日而又獲講世好于斯豈直夸世而已哉喜有慶戚有吊固人情之常不可缺也而有天者焉善相勉過相規使言行不戾于先訓忠孝不忝於古人聞者欣慕觀者效法而後斯會之光可書也崇階之襲懋賞之延世豈無之而君子所貴則有在此而不在彼者矣吉甫居近侍奉清光者九年其才猷蓋未嘗盡見然夙夜在公謹恪不火解忠之端也進陟之恩旦夕將下乃翩然告歸惟掃松楸奉甘旨之為急孝之端也思孝士之所難為人後者之所當共勉也然則文敏公之澤其未艾乎諸君子之詩所以惜其遠別後其速來者將責善於吉甫有遠大之望焉亦非直遊從之私而已

此觀序

寶應陶成懋李早負大志以經術取南畿脚貢如拾芥芥其天才橫發
如天馬之不可羈識者疑其所出或難中繩矩而懋李當作意處友心
心類處子拂士一點畫不苟蓋士之所負有不可知者如此懋李以其
暇日隨筆作山水花鳥人物往往逼宋人不說近代五七言古律詩宛
有思致篆隸書亦高古不徒特好予心異之曰世乃有才子若斯人者
和惜力不足以振之而懋李亦嘔然必思有以自振雖居當路強有力
者恒貌之不恤也一日告予曰成嘗登金山眺長門縱舟西湖觀潮瀾
江思起古豪傑而上下之呼酒放歌以盡東南之勝不知者或目成爲
俠今成歎益奇謂益寡矣然氣則益振自分非師成者不可以屈成也
聞自京師出居庸踰上谷入雲中其山雄拔其水悲壯其人勇而尚義
將往遊焉歷訪古戰場及虜所出沒勝敗或得其詳于退校散卒之口
其必有可喜可愕可頌可罵者豈惟足以昌吾言進吾之所能成異日
不棄獲進南宮奉大對當以紆會中之奇以自効于

聖代然不知者又將快成矣成豈恤是哉予奉使南京既歸則有見之
于上谷者矣久之云已在雲中凡文武鉅公開闢建牙其地者爭延致
之恒恐其去然懋李性疏爽不可拘繫雖甚相好者得其字什五得其
詩什三得其畫什一亦卒有不得者其性然非固闕以求售者也問一
還京師人之又將比行白成志未愜將極登覽以盡西北之勝且告于
其所還往維特仲秋開塞早寒未黍既登草木漸變吾知懋李撫流光
而歛大觀其所蘊益充所發益工清曠之懷益浩乎其不躬豈以一世
之榮悴爲戚欣者哉昔宋陳亮負才卓犖俯視一世雖遇考亭亦不爲
窘其後卒魁天下而論者以亮經濟之策迄未得施爲深惜士固不可
知也矧懋李近更其字爲敬李茲將歛華就實而慕爲處于拂士不
獨其制不作然也其所至殆將有子不及知者乎於是西涯亭上爲作此
觀二字于卷首予特序之而觀者論德諸君子繼聲其後焉

贈工部主事程節之序

我

文廟徒北都以來國用悉仰給東南河防之臣每置司于要衝以專責之洛寧其一也蓋泗沂洸汶之水畢會于洛寧而分流于南北勝國特開會通河以漕東南之粟永樂初從而濬之置牐以畜水時其啓閉工費且而事殷於是工部都水士事一人受命蒞之兵民長吏有事于河者悉受約束牐壩廩官之進退丁夫衛卒之發遣湖泊津波之修葺木石夾泉百需之歛散皆受成焉得其人則安坐而事集非其人將委頓而事隳故主事之蒞洛寧者必慎選也而吾宗節之適受命以行行有日其卿之仕者曰是可謂得人矣乎相率而請贈言于予予觀節之以春秋魁泃江卒進士高第通經學古明于當世之務蓋無官不宜而况水部哉節之以進士觀政于工部有聲出其同行奉使于哉北于閩南于江之西無虛歲皆以公勤聞蓋無施不可而况河防哉諸君子以慎選得人為同姓之光足矣乃謗言于同姓之鄙人其何足副之雖

然予嘗往來河上得河防之詳戒規燦然可披而行上之力非力繫其人不必論然事有出河防之外者不可不知也中朝士之往來有事于東南者南都及江泃嶺海閩楚滇蜀之供奉于向方者貴倖勳戚之家貿易于兩淮于三吳者駘檣大舶必駐濟寧旗鼓相望摩若神人符檄進呼急于星火而有司之疲于應命從可知矣水部之臣受命而中處俯仰之間毀譽乘之榮辱繫焉中人以下能無動乎處之難殆有甚于河防之常者矣節之行哉先正有言君子求盡其在己者亦在人者所不強也在己無愧則人之言者不足為榮毀者不足為辱將自治不暇而又何暇于徇人也哉以是心求之慎選得人之慶又豈直同卿之光而已節之先世自新安徙淳安與于皆出梁忠壯公之後而于於節之行稍尊竊意其名位所極行業所就當有九宗之望焉故不得以同姓之私而已于言也

贈五官保章正周君序

古之傳經者有專門之學故其業精可以淑人其術良可以用世豈若
中世之剽竊緒餘高自標榜偃然當其名而不虞有識者之議其後哉
蓋經學之不克世也久矣縱有之而上之人取士不以此故經學益微而
經學之中有曆象方脈二家猶有克世之者然上之人亦以此取士于
二家故曆象方脈之術業自 國初言之誠有其人私淑之餘引而伸
之或祖孫相繼顯于朝或父子相繼顯于 朝若周君良輔則亦其一
焉周君世家彭城自其先公以明玄象曆數受薦而與歷官欽天監副
以終君少而誦法于家庭不自等于中世之士殆其業不底于精術不
充于良其志未已也監試其所學率中式乃者五官侍章正缺員遂共以
其名聞 詔可拜命之日親知之士咸以為榮其內之兄列君佐亦于
之近戚也間請一言子竊誦四代之書亦嘗反復二家之說方服未暇
論若曆象之學豈易言哉堯舜之初政也諸所未遑而兢于欽若敬
授之令懔于于璣衡七政之察彼誠知所先務矣我 國家稽古正官

立錢天監以總曆象之事有長有貳其分蒞也有屬其受學也有徒且
著令凡術業之在官者毋他徙不在官者毋傳習其慎之如此而保章
氏在周官則掌日月星辰之變者也周君以世學唐慎選承 漢息是
誠榮矣不思有以副之可乎曆象一也而象為重象所以察天也察其
常以合于曆則下有所據以興作于事功察其變以麗于占則 上有
所警以勉脩于德政或舛之失次或諱之取容則職非其職而失其所
以為榮者矣周君勗哉曆象之得失固不繫君一人然下淑其徒上輔
其長益進于術業以求無玷其先且勵志于古人而無勤于士議庶幾
足以稱 朝廷選擢任之公月課歲計而有成績不自已焉將次第
以進于長貳之列無難者區區經生之談又將不一書而已也

贈葉君與謙南歸詩序

故吏部侍郎崑山葉文莊公之貴介弟曰與謙君素以孝友聞而又喜
讀書無統綺之羽且蓋文莊公歷

四朝出入中外三十年奉親理家皆於君是賴而君亦能副公之託公雖貴有勲名手不釋卷所蓄古書名帖蓋不下數侯與歐公且校讐如法而文章制作亦傑然高出一時獨宗譜亡失未備蓋嘗以屬君也求之累歲得石本于松江由是闕者完譌者正而公久已下世不及見也乃者奉以入京請題于館閣諸公又之以太夫人高年在堂應例入粟賑饑 恩授承事郎以歸國賓王公言都督袁公家器允功喜君之來而不忍其去與交游縉紳繪圖賦詩以贈諉予序之予聞昔郭有道隱不違親貞不絕俗雖不求仕而間至京師憂人之憂未嘗立異于載之下想其風采蓋邈乎不可及也君將志乎有道者歟百世之譜既失而復以成文莊公之志伴無憾于地下文託名世之文以傳此君之所以來也高年之親雖無恙在堂而定省不可久曠又得官比于命士足以慰親庶幾如毛義者此君之所以去也所以來者第道也所以去者于道也以是必推之則獲乎友朋而受麗澤之益濟乎貧乏而預備人

之功非有道者不能也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吾又安得不以是期君也哉先少保襄毅公與文莊公同在諫垣又並 命為叅政子山東西號最相契而文莊公尤愛予每有奇書往帖必相視顧予之鄙樸不足以副其教為可愧也故因序贈君之詩而述通家之好焉

贈中書舍人楊君序

中書舍人楊君應寧官九載上其績于 朝其同寅樂君之宦成而君乃請 賜假歸展其先龍文不能無惜別之意焉以予辱交于君請言為之贈於戲仕必九載而後課其功者虞周聖王之制而秦漢以來未之能行也或一歲或間歲不數其殿最而遷陟隨之故士習奔競治趨苟簡日甚我

高廟有見于此慨然復虞周之制為著令今百餘年矣而又則勢不能盡然於是才足以達變力足以受知者往往不俟考績而進且不以焉惟侍從之臣無事功得自見而又慎靖謹恪耻于自達故九載考績

之格守之甚堅罷常祿以俟後 命有至三四載者勢固尔邪揚君與
予少受 國恩最厚前後教養于翰林又前後幸進士為侍從之臣而
君孝問宏碩可以當師儒之尊議論嚴正可以受臺諫之託才術優裕
可以備藩府之長予蓋不及也而君心自守夙夜在公退與諸生講
習不輟泊然有足樂于其中歆然無所暴乎其外與布衣無異而有識
者固策其為端人良士也豈終于人下者哉雖然枉尺直尋大賢所戒
行義達道君子欲之君既上其績于 朝矣循資而升以晉于大夫之
列重其祿而責其成君之所安也有知君者因其官成相與昌言于
上而有不次之擢焉君亦將安所辭哉傳曰本之大者其實茂膏之沃
者其光燁君之為從官也久矣閱歷之多持守之確為士類之所拭目
也深矣掃松之後式遶其歸推所養以自樹立于 聖明之時不可失
也振士風而贊治功固不繫君一人脫君有焉使人稱曰此
朝廷涵煦作育而得之者宜其過人如此豈不停乎諸君子亦寧不有

望于揚君也哉

太子太保襄城侯太子少壽詩序

古之號良將而獲上壽者若周師尚父吳延州萊季子當八九十歲特
或勝般誅紂或却楚救陳十里將兵一何壯哉計其後皆百餘歲漢營
平侯趙充國唐汾陽王郭子儀亦年皆八十餘而取中興之功福祿榮
名與國咸休至今想見其人魏乎不可及蓋四公合于孔子之所謂仁
人箕子之所謂做好德者其獲乎上壽有以也夫中世之為將者則不
然相矜以權利而謂武人但取其材勇耳他所弗計焉其功固燦然照
乎冊書其名亦喧然播于人口其富貴充赫然動乎一時然較諸古之
為將者其所得多寡則不可同日語矣若今

太子太保襄城侯李公良用其庶幾有志于古之所謂良將者與公世
家相州自其曾大父以卿人子仗劍從
太祖渡江遂長燕一左翼之兵其大父事

大宗于潛邸幸請難之師受封襄城伯而公之考以世詩屢屬從此歷

仁

宣兩朝總帥鎮山海者一守南京者再受知楊文貞公而與黃忠宣公同典留務實嚴事之於祭酒四明陳公司業臨川吳公皆執禮甚恭其師友淵源所資既深故各德勲猷所就甚遠殆庶幾古之所謂良將者矣公承世烈之餘敦詩說禮謙已下賢而又閑于武畧有祖父之風當英宗特嘗領宿衛暨

今上之初遂受股肱心膂之託入則總五軍預六議出則佩將印操四夷進封列侯上保

儲極勳望日隆而必愈下以寶貞道人自名其繩武之志許

國之忠槩可見矣今公年五十有一歲八月之望初度之辰也儀賓王公同言於公有姍姍好作壽意圖而聲之詩歌將與縉紳卒不相屬俾走

為之序惟先尚書兼毅公夙與公同事西南夷而走又承之宮祭之未故竊以所聞者為公誦之天眷

皇明必有世將之臣獲上壽為一代之慶庶幾見之而幸於公有世誦故祝之深期之切不自知其詞之費也雖然師保之職茅土之封比隆于尚父季子營平汾陽者公所有也身膺百福為國元老由八十以至于百歲者人所望于公也乃若陳冊書以格君聞六義而知德陪廟謨則以不殺為武守爵祿則以不欺為忠增光前人此跡四公而為一時良將使功垂竹帛慶流子孫非仁人攸好德者不能也公豈可退託而不自力也哉中秋令辰壽燕伊始敢以此先諸君子之作南山之圖松嶽之章嗣是而有不一之書者當未艾也

賀禮部侍郎康公序

於戲天人之際微矣其職洽于義和之命重黎之司其理出于禹貢之疇義孔之易非賢聖之士類不足與此迨秦漢以來設專官而付之星

工十史則僅傳其曆法象器之道天人之理知者益鮮矣惟漢廣川董
子對天人策以闡道原宋文靖李公陳災異章以匡君德元魯齊許
氏定律歷志以成大典廢幾先王之世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孝惜乎
當時不究其用或用之而不能久也乃若受惑守心變亦大矣而進三
可移之說山摧亭見天下旱蝗災已極矣而倡三不足之言有道之世
願治之君將焉取于斯人而用之也哉吾郡康公用和自其少時受孝
家庭即熟于春秋災異兼通易皇極兩家筮仕而為監察御史遂以經
孝才術見重士林未幾被誣誤出宰閩中久之

聖天子經筵之暇留意筮法有以公名上者驛召至京累授欽天監正
力辭還江南適有先大夫之喪服闋再被 召進太常少卿一年 特
旨進禮部右侍郎皆仍掌監事蓋公平素有志于廣川魯齊之孝忠
上窺易疇之百以究天人之蘊辯轉之餘自不可掩宜

聖天子知之深眷之異而畀以義和重黎之舊任如此豈輕也哉夫天

下之治忽繫君與相而尤繫欽天之臣天有災祥君相不即知或知之
而不以懼則治忽從之矣使如文靖李公者日陳無所諱而疾視兩宋
之臣由是 上思正體无之職下思盡調元之事六沴不與天清地寧
兵可敢歲可登民無天闕而躋于仁壽之鄉欽天之臣之功豈不大哉
反是而求天下之治未之有也或曰康公誠有志于廣川魯齊之孝欽
人莫得窺也若文靖則相也公烏得擬之乎曰不然 一國朝以六卿行
相事今康公進位卿佐矣

聖天子用公之意願治之心不言可知矣天下之治忽殆繫公言公言
之而使天下蒙其福且知儒者之效至于天人交孚庶彙可徵非星工
卜史可比豈惟同卿之光天下之光也建將與卿入宰酒為天下慶而
此特發其飛云

贈知易州羅君考最復任詩序

成化乙巳冬山西太原民數百人具疏言知易州羅某嘗通判太原

得民心願補我府正缺員易州民間之亦群然曰奈何奪我良守上疏
請留事俱下吏部未報適羅君以三載考績至得書上最而還易人大
喜惟時易人之在 朝者儀賓王公言最顯且文將乞縉紳之詩以
贈君屬予序予方噴空羅君而莫能致其詳者詢之王公王公謂予言
羅君羅山人起鄉貢進士歷通判平陽太原督山場新事于易州有才
而廉常為八府五州之冠會我州正缺員易人赴 闕請畀君獲
命當是時易方苦于歲侵而賦役夫征保馬三事民患尤甚君審于民
而省常徭九之一請于上官而減征夫之金五之二又懇請于
朝而蠲保馬逋負之徵五千有畸由是易人少蘇而君於他政始克次
第為之勵生徒之業戢戍卒之擾申開市之禁修廢室鑄不遺餘力抵
茲三年政以大成往特僕以掃墓 恩西還始識君得其政之大端恒
往來于心不能忘又竊思其有遷陟之 命而吾州弗克終其惠也予
不及識羅君然聞其所至得民且因王公而知其名實相副如此撫

然曰於戲今之為政者憚于卒錯而甘冒其身于無聞之地則幸而不
為其民之所賤言者亦已鮮矣又其甚焉佛民之性而一切以苞苴懲
繼從事則幸而不為其民之所疾訟與凡碌之所招擊者又如鮮矣况
能望其有匄請留至再至三至于兩境相爭以不得賢守為戚者何相
去之遠哉若羅君者豈非賢哉雖然慎厥初惟厥終以不困羅君之
政則誠美矣使加以龜勉不怠之心而求進于西京循吏之列將易人
之感戴益深 朝廷之旌擢益至或進守大郡佐大藩其名實不益乎
而仁民澤物之功不益弘哉王公以貴戚倦于故鄉知其民瘼之所
在而來諸君子詠歌其賢守以比于鄧侯賈父之遺音九可謂難者故
序其事而不辭

賀順天府通判馬君序

京府通判其祿秩雖與列府同而禮泮則甚異蓋其入則懸牙符與朝
臣序立 丹陛之東出則執節從轎送尹大臣聯署而蒞政三載奏績

則受

天子之初命地封其父母而及其配焉視外臣之必俟九載乃得請而又有得不得云者獨非榮幸哉吾郡初門馬君汝才初以太學生屢試不偶而考銓士第一人 廷授順天府通判今三載矣鄉人之仕京師者相率請慶言于予曰非是則何以勵宦成後

上賜而為里人之光邪嗟夫士讀書而有志于用世居朝行者或閑逸而不獲自試以親民處州縣者或困屈而不獲自致以近

君皆士之所不滿者若夫有近君之榮而隸親民之拳得行其志而顯有成績若馬君者亦誠可慶哉雖然慶之而不有以規之者市道也非來梓之義也詩不云乎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又不云乎豈第君子民之父母斯士之法守而不可忽焉者也夫近君而不圖所以致

君則忠勤之道缺親民而不圖所以澤民則公廉之行廢皆士之棄也君寧有是哉由韋布而積之以有今日由今日而積之以至于六載九

載如一日馬斯無負于士而慶可申也抑孰有負經術如馬君有治才而不怠如馬君必俟乎六載九載而後遷陟之也哉

贈太學生郭君南歸詩序

郭君鍊卿家蘭溪之靈湖世以易學聞其先多以是經取科第為學憲部郎中舍至君獨早失怙恃而奮志有立亦恩以是經發身數奇諧寡屢弗利于有司其鄉之人鮮不為君惜者會河南大侵始循例入粟賑飢得上太學久之以省親南歸其友進士知莒州葉昌伯之子澤實君之婿求諸縉紳贈行之詩而以序請僕觀士之發身不必盡同要之其出也有名而不戾于法則其終之所成亦必有足見于世者不可誣也方爾歲之大侵也陝洛為甚民流亡相仍守吏坐視莫之能救

主上有憂之元老大臣不得已而畫理荒之策由是諸生得入太學亦備一途則諸生之來者豈有所自覲而為是僕一者哉上以仁倡下以仁感雖非先王備災之政而其情則有足亮者矣彼唐宋之季士不知

所法字而苟進趨名往于斜封官出于內批屢與屢存而不爲之漸沮
卒并其所有者失之其視君輩發身出于明詔所載而預有活民利
國之功養其才以俟用者其相盍豈不遠哉昔黃霸以入粟爲郎至二
千石進秉國鈞爲漢名臣士固不可以例論也矧未必恃此以終身而
挾有志望者哉郭君勉之他日自太學生以世經取高第繼美其先之
人而以功名自見于盛時豈不益有光于斯途而無負于縉紳賸言
之意哉中舍特賴力學好古以詞翰妙一時僕亡友也故於君之行序
不以辭

贈南京太常卿翟君詩序

成化乙巳冬 詔特以尚寶少卿翟君廷光爲南京太常卿初南京太
常以留務簡往置佐貳未有卿有之實自君始豈尚寶之臣職親而
地近非遠外庶僚可比故 上屬意之深和於是同年友之在朝者各
賦一詩致慶餞之意而退于序之惟金制官至于三品則

恩之所推上建其祖下延其嗣出入肩輿比元老而飾終之典實其先
以及其身士一生所願欲而不可兼得者至是可畢遂矣夫其受之也
深則其報之也至而孔歸然被非常之 恩膺不次之權如君之受知
者哉南京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之鄉 陵寢在焉而太常卿秩三品實典記事君固
不能不勉焉惕焉以求所以副之者矣仰惟

高皇帝創業垂統將忠良慘好慝以追迹唐虞三代之治法令昭彰百
世如新奇勉於其所當慕惕於其所當戒則名與位亨身與寵偕天下
臣工宜莫不然而官南京者觀省過化宜所先也文况官太常握印章
而歲時執裸獻之禮于 橋山之下者乎吾知君之所以副知遇者有
餘師矣君成化初舉進士即教養于翰林文學之進才氣之克人率以
爲遠器已而給事黃門益究心職務章疏之陳封駁之出又足以禪闕
政而樹成績一遷鴻臚再遷符臺

聖天子特超擢之而不與常命者等固簡知之有素哉君世家洛陽中
歲定居南京君之兄廷瑞方佐南京大理茲之往也蓋有桑梓之榮有
墳墓之樂然君子不以是取足于君也年方壯氣方銳士之所當爲者
宜有大馬勵所操而慎所擇理其所蓄學而擴之以古之名臣自期待
此有志者之所爲也異特非常之恩不吹之擢輿論又將歸之而君
亦且有不得辭焉者哉竊不佞以是爲贈言者先亦自附于朋友責善
之道云爾

筆敬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敬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序

陝西河東都轉運鹽使雷君贈行序

國朝以鹽法之重置專官理之秩二品在列郡守之上亞方伯一等厚
其祿以養廉重其權以彈壓四方之富民與中朝貴人之翫法者得
其人則可以收天下之公利救歲凶實邊廩故鹽法清而國計充舍是
而欲歛一切無名之小利以爲裕國足食之良謀可謂放飯流歆而問
無齒決者矣故都轉運之官常難其人焉爾者戶部郎中江陵雷君大
亨以推擇爲陝西河東輿論宜之而同官者益以喜曰吾黨之光也欲
相與致古者贈言之義託注君克容趙君彛麟來屬之予予聞鹽之
權也不見于三代之世疑非令法然後民事與古異并田廢而兼井之
家與軍乘亡而府兵之制出則塩於軍國實有賴焉故其法最密且嚴
善守之則國裕而民紓不善守之則國匱而民困蓋塩之有繫于國計

民命若此其甚也承平既久法玩而不行將決其隄防而聽之出乃責成于都轉運之一身豈不岌岌乎難矣哉則諸君子以為君喜者吾將以為君之戚焉雖然君起經術擢進士不出戶曹者十五六年嘗奉使于淮東于北邊處錢穀嫌疑之中而行足昭其潔當簿書空惚之交而才足刺其繁殆非無所試焉而倖以得之者是固不足以戚君矣謹之乎蒞政之初振之于積弊之後倡其同官相與守職而不為有力者所搖奪則國用可以漸裕民力可以稍紓雖有凶年不必鬻天下之爵而幸者以生雖有邊警言不必出內帑之金而成者以飽蓋法得人之明效不至此乎使他時課益最者曰陝西河東稱良計臣者曰雷君則度乎朝家三品之祿秩所以畀君與君之所以圖報者為兩得哉此贈言之意也亦君之素心所欲勉焉者也

贈苗君知合江縣序

天下之治忽繫牧民者之賢否而當今號牧民者惟今為難蓋凡政之

利弊藩下之郡之下之邑而邑不敢專民之休戚牧分之守之分之令而令無所諉令之秩在人下而其責恒在人先此令之所以難也雖然令誠賢乎則於利弊得昌言之於休戚得身任之有所云而莫吾奪有所建而莫吾撓則牧守雖大且尊如今何哉夫如是吾又見為令者之易也巳苗君時雨之知合江縣也其鄉之仕于京者周君麟榮君之行而欲致古者贈言之義見屬予予不獲辭則告之曰士明經孰不欲以致君澤民為志而或言監其所行政非其所學何哉利汨之也利豈賢者所當齒邪賢者正義而不謀利則上之致君下之澤民皆恢乎有餘地而天下之治可幾也况於令乎令之於民也最親則賢者抱澤民之志宜自令始苗君行哉推所學以試於百里之間當不求所以副之者哉蜀去京師萬里而合江治瀘水之東其境接洋河其民習丁力耕火種更化百年比于內地而所以綏輯之訓迪之尤令之所當究心者也苗君其足以辨此乎天下之治固不繫一邑而士之志亦未必

安于一邑政之所通不奪其公民之所瞻不撓其廉吾見上之為牧守者將大有合焉以福東川之人而令之不難也果矣君世家錫山屢不利于場屋而卒業大學學益老行益堅且明于義利之辨久矣其入吏部銓也試在人上崛然有聲殆非悠悠者比予故因周君以不腆之說為賢者告而終以遠大期之

推府陳公考最榮選贈行序

吉加不陳公明遇以成化辛丑進士擢推府于徽三年部使者以為賢俾奏績京師吏部悠臺交以上最聞廷謝之日徽人仕京師者相與幸其邦之得賢佐以司刑而福民請予言為慶方陳公之下車也予適居於羅山中聞人言陳公最名有經學嘗與友人讀書其鄉之東塔寺諸生從之攻苦茹淡不底于成不已而先後舉進士甲科傳其學而待捷首尤眾且出其所長于詩典則而清新二吳之工詩者或未能過之此其人疑不足于吏事者歟予曰不然經律之可相為用也久矣伯夷

典折民惟刑而漢人引經斷獄惟世之不可以兩有也故或彼以此為迂儒此以彼為黠胥皆非也烏有深于經而淺于律者哉別八音與政通而謂詩不足以達政豈知本之論哉吾知陳公必將有闡然日章之實固非若淺丈夫沾沾自喜而微名于一旦者矣子姑待之哉久之則聞人言陳公有過人者其性不佞以刻其才不露以逞其坐署也門庭肅然無私謁其行縣也必以奉公自誓無後言亮哉其非深于經者不能也則又對曰未也易戒無恒詩謹克終世固有始雖明察而中斯變焉者矣子不更需其成哉蓋及今三易寒暑其節愈峻而刑愈平民愈孚外之則部使者賢其人內之則臺部大臣書其最名通于天子俾還蒞其士民蓋經律之相為用如此不誣也邦人樂終其惠而慶之宜哉夫刑國之所重也刑清而餘無所難理者矣廉闇于事與才蔽于私者其為民病恒均世烏有度幾兼兩者而向進不已如陳公者哉近著令御史缺員取具于府推則公早詭必有還朝之命而邦

人求終其惠將不可得矣東南僻郡號大佳山水者莫如微而公辱臨之凡有所咨能與夫農問俗多寓于詩每錄以見示藹然古風人之義也別後再見而公之篇章益富且工則詩與吏事偕進矣而其後之所至文孰能禦之也哉

贈無錫醫學訓科施君克文序

嘗歲有詔求名醫于天下界有司禮送京師而常之無錫醫學訓科施君彥清預焉彥清既北而無錫遂以訓科闕告官吏相與議于公士庶相與議于私曰醫拯人之疾病天差以佐一邑仁民之政其利害不小况訓科之官所以領袖諸生取決群疑其舉措尤不可不慎之醫無錫之望也盍徃求之得彥清之從子克文克文業醫而善書能詩益以孝友聞於是自令以下聯檄署名上之吏部送大醫院而試之良焉乃廷授無錫訓科以歸盛君舜臣方為禮部官屬於克文有親好請予一言為賀予每以謂醫之為道類出古之聖神其書具在其

明之甚難而後之學者若以為易列肆而居執方而應蓋不可數計而人之遇之其幸不幸則亦有不可言者焉予山識彥清君子舟次其在京師益相還往以為清才妙思固文苑之英而其醫尤不易得本之素難而參以守真察古明之彥脩諸家推以治鮮不獲驗蓋儒而醫者也克文嗣其官矣可不嗣其業哉醫學名將以佐一邑之治科以訓名將以教一邑之醫學非其學而訓非其訓皆君子所不與也克文歸我思古醫之難而以為勉睹今醫之易而以為戒他日起一邑而召入尚方踵家世之烈而收醫國之功斯無負上下之所望于克文者哉予文聞施之先在宋有為翰林醫官者在元有為南雄路醫學教授者在國初有為無錫醫學錄者蓋皆一時名流必有著述存焉而予素多疾喜醫學倘因克文預見一二又非快歎

思遠詩序

宮保尚書大學士壽先先生之謝政而東也門下士與鄉人後進仕京

師者賦詩若干篇將寄壽先生而翰林編修教君山題曰思遠俾走為之說走竊觀先生起進士為文學近侍之臣歷四朝位元老又實傳今天子于春宮堯舜君民之心殆未始一日忘者乃忽然上疏解組以去又竊觀

聖天子于先生資其啓沃置諸宥密將有太平之責焉殆不可一日無者乃居然從其請而去何哉走以謂天下之大美必相胥而成古之人蓋有迫于衰暮貪進不止至於斥逐而後行者先生年甫六十去志堅決且久視古賢不少讓而

聖天子於先生之去則有一重書之褒有內帑之賜有給驛之榮有歲之贍有公人之役二恩禮稠疊度越前古蓋去之者振廉耻之風從之者篤始終之義也君臣之間相尚以道而天下之美於是為大矣矧先生有父焉年踰八十無恙在堂得歸而養之有諸子焉競爽並秀而又多納祿以從先生之後玉帶朱衣照映門闕杖一所至溪一增輝一

慈孝之樂而並進于期頤之壽使後來者仰前輩之高風以為遠乎不可及則先生之歸在我朝一人爾雖然先生齒髮未衰精力方健天下之屬望在焉而古之賢相亦固有再入三入者矣

聖天子重違舊學之臣而優遂其雅志于一時然賜環之召在前代以為盛典者有故事也講而行之非天下之福哉若然則醉白之堂者矣之會將不能久魏公于鄴都終司馬于洛社也可知矣頌盛世君臣之美而致門生後進之思此詩之所由賦也

雲中寄興詩序

戶部郎中瀛海戈君勉學之督軍餉于大同也鄉進士寶應陶君敬學作雲中寄興之圖餽之圖既精絕而又重以詞林諸君子之詩金春而玉雅疑不可措手矣而敬學以于有同鄉之好復請一言惟大同西北重鎮古雲中地歷代宿重兵以備虜而我

朝恭嚴常遣宿將建牙于斯而運實所需必付中朝才諳之臣總之

俾以 璽書從事文武大吏不得于其間為法之嚴在吾勉學者蓋選也夫塞垣非佳麗之地計臣非逸豫之官亦何興之足寄乎而陶君圖之諸君子歌之何居是不可以槩論也方今

聖天子在位屢以偏師出塞虜益北徙而諸將亦屢以捷告烽燧稍閑牛羊披野而邊人之晏然足食也又矣勉學職事之餘輕駕徐出以按行其山川考覈其營田下馬而坐展卷而賦四顧悠然景與情會而忘其一日之勞固君子所不廢也雖然予則有進于是者夫以吾勉學長身豐頤氣度軒豁有封侯萬里之相而又當盛年立要津顧可以小就邪昔張魏公幹辦公事于熙河徧行邊壘而進其老校退卒于頽垣廢之下相與覽觀形勢指授方畧以詢夫戰守之宜與其前人成敗利害之故後起踈遠而位將相受鉞專閫于四方區畫邊事如指諸掌卒成攘夷之功而名後世蓋古人之所謂告興者如此非徒流連光景以相慰勞而已勉學其尚毋甘于自棄而以為非我所及也哉此贈言之

意也

應天府鄉試錄後序

應天府臣以成化丙午南畿鄉試前期請官主考惟臣請臣敏政適皆承之被 命而行以七月望前一日 陛辭八月朔濟江七日鎖院廿七日撤棘蓋其在行也兼程其在公也通夕得士百三十五人取其氏名邑里及文之優者與凡內外政事之職名列為鄉試錄以進而傳焉臣敏政竊書其後曰應天古金陵也我

太祖高皇帝起而都之遂定中原掃胡孽啓一代文明之運于萬億載而無疆所謂清談之俗浮說之詞浸淫于輔郡而雜出于偏安叔季之所尚者蕩無餘矣

太宗文皇帝閱藝其為元之舊邑雖訓化之未孚也思以南濟北文徙都焉所以建大中制諸夏而南畿

帝業所由興比周豐鎬士之應期而出者固宜其盛哉自洪武庚戌試

歲旬之士于京府迨甲子而養材取士之制益嚴以備制純于經術而
不雜故士習正而儒效昌非漢唐可及者百年于茲夫以

聖化之所薰陶 命吏之所甄拔名登 天府而程文行四方則兄有

在錄者固一時之選哉角海內之賢奉 廷對而服官序寔昉乎此然

則宜何如其圖以副之篤問學而以矜已嫉人為大戒慎 以貪

得躁進為大耻安職分所當為而以矯情立異植羣扇俗為大戾使文

與行兼名與實符則庶幾乎天下士哉豈直南畿之秀益加勉焉則雖

進而為聖賢之徒也孰禦豈直科目之榮臣愚獲奉 經幃及侍學

春宮也又仰

聖天子求賢圖治克續 先敎稽古右文聿修 家法隆太平之業以

上濟于唐虞三代之盛非士則孰與副之二之出歲旬者宜思其職以

取先天下誠不可苟于一得負

列聖作育之恩而為掄材者咎自漸也樂斯錄之亟成也僭為之說用

相告焉

贈應天府學教授黃君序

三山黃君思賢以鄉進士教諭河南陳留九年其門人若戶部主事馮

輅輩則皆已先顯矣於是吏部考其績書最第其文居首選言于

朝進其秩與祿俸教授南京應天府學其友人太僕少卿王政夫輩又

皆喜其進而惜其去也請予言為之贈惟士起儒生而至于教授亦可

以為難矣夫治莫大于政教而教授與郡守分其責是不難乎而又况于

京府哉然教授九品秩之如彼其小也食下士之祿之如彼其薄也而

責均于京尹教施于都人其終歲所瞻望而致禮者非留後之臣則均

况之老也 寢廟之美 宮闕之壯江山之佳麗足以發才氣而充見

聞非一藩方遠外可比又與六司成同處乎都城之中其師道可仰而

教條可規也夫如是則非上最首選之士吾未見其責之足勝也黃君

少學于家庭有明經之譽長官于庠序有育才之功試可而進擢之以

補京教之闕員誠莫宜于君者然得于之或有所缺于後長于彼或有
所短于此則夫秩小祿薄而求與京尹大臣均政教之責思足以勝之
疑又莫難于君者君可不勉與昔朱起歸德建南亦號應天府而范
文正公嘗職教事于學官其率以身其所造就多名士而其篤志苦節
見于傳記者可考也又况其平生以中庸之說啓大賢以先憂後樂之
心佐世主誠有得于聖賢政教之大端則今之以後學而領教事于
京所當企德而景行者其不在茲與雖然文正公百世立孰不願立下
風而求踵其後塵者中世之所難也與人言而不尚論古人以振厲之
者薄乎人也不自力以跂望其一二焉乃至于自沮以為不敢當者
乎已者也

慶戚里張君榮授鴻臚卿序

成化丁未之春有 詔得與濟張君來瞻之女士配
青宮前勅特授君 卿禮成凡在君同卿而仕 朝圖所以慶者

請僕為之言僕謹對曰此宜直君一身之慶而已 聞張氏之先自河

南徙山西徐溝再徙河間興濟君之祖知事公 之世父樂素先生

皆以文學起或贊政大府或主教名邑至君之兄都憲公來鳳遂以進

士申科顯于時君承父兄之教屢試秋闈有聲太學秀之所鍾爵而未

洩篤生 淑媛以儷 元良其長厚之澤詩書之業培植豐而漸漬久

矣駿發其祥益熾以昌此非一家之慶邪河間志載漢魏之間母天下

者間有其人然或出于追崇或出于旁親入繼而致隆未有光膺封冊

視膳 兩宮如今日者使山川改觀草木增輝一郡之慶莫加焉夫自

文皇帝以來聲容文物備矣獨 青宮嘉禮未之有聞有之實自今始

膺典之行快觀彌月流聞四方忻忭無極然則綿

宗社萬年無疆之緒亦自今始請以為天下慶焉夫 至于天下大

矣本其慶源之所出君亦嘗惕然求所以持之者哉妙選德門豈無弭

紹列戟之族而得之乎儒家推 恩近戚 無奉車驃騎之銜而授之

以禮官是始

聖天子念承桃之重嚴正始之文顧非儒非禮不足與言治者君可不勗諸以九卿之尊居 威睨之盛而能不忘于俎豆之故習則豈直身家之榮與國威休進之未已凡板房之親將不退歎而興起曰儒者之學禮官之守真檢身保族之規而裘馬之娛聲伎之耽田園邸宅之競誠有不足言者芳聲美譽達諸 宮庭益進于儉慎之德以基王化于無窮顧不躋與僕無似備員宮僚今十年矣嘉禮之成實際其會敬惟

辱學日新景福益臻而又得小戚之賢如張君者可自輔也樂與諸公致大慶焉亦非直同鄉之好而已

贈黃君宗鎮同知處州府序

適者

聖天子以為政之在人也而官人之教久未克秦赫然思有以作新之

於是中外之臣無不祇畏凜雪圖自奮以副德意乃成化丙午冬十有一月吏部銓人適當首選而黃君宗鎮得同知處州府事專董銀課云處州在浙東古縉雲之墟領十縣襟帶千里而又有軍衛並處其間以地言之巨郡也銀課所在上有藩臬專官有制使兼領而同知位守之次職五品食大夫之祿下之無敢均其責預其事者以官言之上佐也矧擇才更化之初以四事考之而衰然在數百人上名稱其實無或異詞以入言之遴選也當遴選之公膺上佐之榮而臨巨郡之重黃君之行得毋惕然於中求所以副之者哉而吾人則有以知君之足副乎此也夫銀課有國之大利存焉急之則失民緩之則曠官此有志者之所難也而君治春秋之學是非予奪素有定論義利之說其見之必明祁門黃氏世為碩宗而君之父封刑部主事舍諱先生操行甚高教子姓甚嚴故君之兄宗器今刑部員外郎起明經取科第刑書政典具有家法受父兄之訓非一日也其習之必熟君偃蹇場屋幾二十年聞見

廣而涉歷多於世途險易公務弛張其慮之必周夫其見之明習之熟慮之周雖以之處天下之事將無難焉而况一郡乎况郡之佐乎然則黃君雖若惕然於其初而實有沛然於其間者哉他日政成播其績于一藩曰此吾屬之浙東良有司也又播之於四方曰此吏部擇才更化之第而橫舍生之經術有成者也又播之於四方曰此吏部擇才更化之遴選人也其旌之有 誥命之頒其擢之有晉秩之寵其書之有郡乘之編有去思遺愛之刻則君之沛然於其間者又將炳然於其後矣夫豈不足以驗官人之說于上下哉與人言而不以遠大期之薄乎人者也聞人言而不以遠大自期薄乎己者也於是監察御史謝君廷獻合吾徽之仕者相與餞君而予為之序如此云

贈沙縣丞葉君致政南還序

休寧葉君尚節以成化癸卯年友用吏部銓 廷授福建延平府之沙縣丞丙午之冬述職來 覲得致其事以歸於是君為縣三年齒

髮未衰精力尚強而請去太早為君惜者予聞之曰不然士君子之處已也莫難於初尤莫難於終固不以祿之厚薄責任之重輕為前却也彼讀書于庠校勤苦終歲日不暇給有遭斥而不獲齒于諸生者其得上大學則以為幸矣然其勤苦益甚有不獲一伸而終困以老者其得上吏部則加幸矣然不勝其勤苦之甚且又焉有請職名而去歸其鄉迄不獲一施其所存者視君由正途出佐臣邑上官嘉其能小民樂其惠平生所學畧見于用者其初何如哉矧入 覲之臣無論大小固有以墨以殘褫職而除名者矣此猶置之乃若平時藩臬大臣固有不職而為部使者之所劾或吏民之所訟至於身謫而名汙者矣此又姑置之乃若平時臺省重臣固有不檢以獲罪清議去國投荒而甚之至于隸編氓列遠戍求為下官冷局而不可得者視君之既壯而仕其仕之小也易稱未老而歸其歸之健也可樂且又以引年納祿為詞人無得而訾之者其終又何如哉予於是蓋為君慶而君之所以自處與人之

所以處君者亦不可不自慶矣獨念正統中先尚書襄毅公以公務過家實始送君入縣庠俯仰今昔踰四十年而予復得與君握手都門預祖道之席不能無感焉故鄉山水死在日前君之朋游計多無恙社飲之行鄉射之會洵二融二其樂可知而予方執掌于世故瀾倒乎簡冊不能從吾人觴詠于一丘一壑之間可歎也哉故於葉君之行序以贈之凡鄉人在京者悉署名其後將以為君之歸榮焉

贈知松陽縣事謝君致政南歸序

祁門謝君文瑩知處之松陽縣事五年端慤廉公為浙東諸邑之冠旌擢之榮可計日矣而文瑩素恬靜不膺宦走慨然有去志白于布按兩司二知其賢留之又白于監司二留之既而以述職上京師特文瑩之諸父知武陵縣事文英諸弟鄉貢進士文溫監察御史廷獻知其志微諷留之毅然不可以情白通政司以上吏部凡兩司之入覲者交留之不獲司銓者亦歎然曰知縣年尚壯而才何決去如此於是文

瑩得請而南鄉之士大夫相與悵然曰吾人之仕者非無佐廟堂列朝著或貳藩臬長州郡求其性識操行有志鄉而不苟屈如文瑩蓋不可一二方覲其踐亨履要以漸伸其所抱負為鄉邦之光顧力不可留也奈何則相與言于予請有以為君之歸予竊聞有國者必以耻勵下有官者必以耻自勵則士風振治道成故孟子謂人不可無耻而孔子稱鄙夫不可與事君有以哉丙午之冬

聖天子以士風不振赫然下明詔督察群吏以圖治功而述職之臣猶有請託以真倖免者有自陳狀或隱其年之遲暮而願留者有聞退報而失色或至于款款不自勝者士風如此宜上之人以耻勵之而進有及民之仁退有決去之勇如文瑩何可得哉然則為鄉邦之光又豈待位之崇祿之鉅勢之盛而後為快哉予獨念古之君子蓋未始以進退而忘世文瑩本祁門碩宗其高大父子溫以儒行號東野汪環谷先生實友之傳祖暨考積累有聞勞施遠紹甲于他姓凡為族姻者將於

是乎考德文望遂春秋之學少舉于鄉以儒飭吏而有成勳無數事凡為後進者將於是乎問業方壯而仕未老而歸其涉歷已多而聞見益廣鄉射之行必推尊焉凡為令丞與耆宿者將於是乎訪政而觀禮使從之者多好義知耻之人而足為盛世興道善俗之助文望將無意于斯乎請以是為歸贈若杖屨所經林壑增輝觴詠所加魚鳥獻樂此退居謝事放情適意者之常殆不足為賢者道也

贈陝西按察司僉事潘君序

成化丁未之春大理左寺正潘君世隆用吏部言出僉陝西按察司事其同寅評事汪君守貞輩相與榮君之遷請予贈之一言予惟聖天子以臨御之久也慮官弛而法墮當天下述職之時特下明詔考覈之典比舊加嚴由是銓臣憲臣奉詔惟謹貪婪不職與人望所不協之人或罷或謫庶位踈然知上意所在思自澡雪以圖報稱既又選于中外得才吏若干人以補諸闕員而潘君與焉誠可謂之

榮已然比者關中大饑民流亡相食

聖天子屢下賑恤之令不足則遣大臣禱山川出內帑濟之又不足至于鬻爵而方面之臣多以病民停祿又之災患稍息矣然屏鋤貪梗扶植傷殘以還于舊觀實有藉于按察之臣則潘君之行雖榮而亦豈可不加之意哉夫不以上之寬嚴為敬忽不以任之久近為勤惰不以地之難易為前却此人臣之法守而潘君之所當勗焉者也雖然君起進士甲科筮仕大理自左評事歷副與正八年數奉命讞獄于四方有賢稱而無訾議久矣膺遴選于考覈之初當劇任于凋弊之餘宜考不可易視之者然本之素練之才持之不懈之操佐其長以舉刺其官屬清雪其寃滯使傷者以甦什者以起用答一方之厚望而副

聖天子綜核名實以圖治功之盛心遷陟之榮固將與功名偕進豈止為棘寺之臣增輝而已潘氏之先家錢塘中徙京師君父年八十有二母年七十有五聯德在堂而子又克肖能世其學以待捷于科名人以

是古君之持法本恕而崇階峻秩當末文云

贈温州教授汪君序

祁門汪君秉志以景泰丙子鄉貢士凡兩上禮部弗偶以天順庚就
乙榜得河南新蔡教諭去二未幾以外艱歸久之起補撫州金谿再仕
台州臨海以成化丙午升教授於温州於是君走四方守一擅餘二十
年矣在金谿考順天福建山西鄉試者三在臨海考河南山東鄉試者
再門生不下二三百人或取甲科入顯仕而君之子浩亦繼踵領鄉貢
矣受知巡撫大臣及藩臬郡守或上奏瀆以薦或下公檄以委一
政于上饒再攝政于樂安當歲荒吏弊之餘而所蘊亦畧展布矣然則
當今之為教官者其負學之優操行之卓奏績之多孰有過于汪君者
哉縣令之選臺憲之擢以君稱首孰得議之而又使之典教一郡何居
予以為不然士學聖人之學固將明體達用而用莫大于政教一邑
者責均于今教一郡者責均于守教一國者責均于六卿教之責可謂

十

重矣而祿之崇卑位之亨否又非忘聖人之學者所足計也汪君歷教
三邑號為良師薦者雖眾而不獲進于通顯於君固無所損縱使進于
通顯而志不獲伸乃與齷齪典忍者並居而無尺寸功以自見於君亦
何所益矧君讀聖人之書尤邃于春秋之書者聖人之州存焉子奪之
間於辱繫之則其所自處者審矣吾知君欣然其行而亦將隱然有憂
其教之加難者矣夫憂其教之所以加難者責均于守也然則如之何
而可耶吾聞温州在宋有周行己先生者程門高第舉進士為本州教
授邑人始知有伊洛之學而汪君之官亦教授也又有林石先生者當
王安石新經盛行之時獨以春秋教授鄉里而汪君之學亦春秋也如
周先生之探道原而不溺于詞華如石先生之守遺經而不媚于時好
庶足以成教而輔其守之政于一郡無難焉然亦豈非君之志而吾輩
之所望于賢者哉近朝廷著今臺憲之擢取具于教官之有成績者
君之志雖在彼不在此而祿之崇位之亨否焉而來坦焉而得亦有人

不獲辭者予不佞尚與諸鄉人拭目以俟而預道之以贈焉

雙桂堂詩序

句容之徐有號樛軒君者及其配虞氏名能教其子之凡四人多務學有立而名在秋榜者兩人曰王琢之舉天順己卯才弗克壽曰飲承之舉成化丙午鄉人以為難名其堂曰雙桂士夫間多貽之詩者承之請為之序予讀之歎曰天下之為人父母者孰不願成其子然子之才不才及受教與否當不可必苟得二人焉則以為幸矣而况相繼舉于鄉為其親榮若徐氏兄弟者哉昔和詵以對策當居首選猶桂林一枝蓋妄自侈譽之言非出于鄉評實禹鈞五子登科時人有卅桂五芳之句然其得雋多在五季而入仕于宋識者憾之乃若樛軒君夫婦聯德高蹈于句曲之下而兩子成名于 盛世其賢足以教其才足以受教鄉人榮之士夫頌之使登其堂有所慕誦其詩有所興其為世教之勸不既多乎豈直一門盛事一時美談而已丙午之秋子實奉

詔試士南都承之文校諸詩八百人最優而不為分考者所賞識予得之落卷中驚惜不已擢魁其經同寅江公憮然曰非其先人有大德德不及此既啟卷則欽也一堂闕然以為得士父之聞人言承之有至行親喪廬墓而又事諸兄極文愛讀書攻文不事口耳蓋有志古人為己之學今取以魁一經士宜哉予不及識其父兄而每以不失承之為幸輒序而歸焉承之後此學當益深行當益堅所樹立當益遠且大而斯堂之名益顯矣士夫之作所以頌徐氏之先德而嘉予之者亦將不止乎此特為記云

奉送沈君出判徽州府序

仁和沈君文進初舉進士歷刑曹出僉江西憲事凡十餘年雖所職不出刑名家能以洗冤澤物為志大有聲于搢紳間既乃以誑誤左遷判郡于遠外人有為之噴者君怡然曰求無愧于心耳若民事則豈敢不勉今易地微郡微視近境也知君持詳則相與言曰沈君雖整展于是

然所以大伸吾人于異日者將有賴焉又相與請言為君贈予嘗以謂
主方學用世當以民之休戚為己責而祿位之小大前却弗計焉夫士
固有宜于小不宜于大者矣有安于大不屑于小者矣若沈君則不然
君以易學起家於人情物理否泰屈伸之說究知之甚明故一出而官
諸曹則有淑慎之譽再出而專一道則有平反之績其得之不喜其失
之不愠非其中有過人者不能也矧今所佐一郡之不過六邑非有遠
邇圖回補罅首漏之虞所理一事之不過閭巷田畝非有舉刺禁誥周
思叢委之難然則號召之際規措之間固將有不勞而辦不令而孚者
亦何藉于言哉然徽畿郡也其地位隱然可敵一藩其民之富庶居然
可冠列府則夫利有所興而為吾人之休弊有所蠲而不為吾人之戚
亦不能無望于賢者易曰官有渝貞吉敢以是為君誦之可乎然予獨
念君雖不以祿位之小大前却為心而士論殆不可釋牽復之恩藩
臬之命將擬其後而吾人必有不得終其惠者於是相與奉餞于禮部

司務方君之宅天氣清和南薰伊始酒肴維旅情文兩洽吾郡之士在
坐者六曹兩法司及 宮僚近侍藩府州邑庶官累備泝君欣然嘉其
多士而樂其吏民之可與言治也為之盡觴乃散而予竊序之以贈
焉

贈 徽府儀衛副黃君序

黃君鐸近受 命副 徽府儀衛司秩五品視武畧將軍之階與祿得
世襲 恩至渥也於是 廷謝將還凡在鄉戚者思道其家慶而侈
上賜為府僚之榮請予一言惟君為

仁廟貴妃之姪孫中兵馬指揮昱之子神策衛指揮鍾暨 秀王妃之
弟 徽王妃之兄駙馬鏞之從兄也一門貴盛甲于一時而君又從
王之國鈞川入奉燕閑出備扈從甚為 王之所禮愛父之王為言
于 朝獲茲命焉是雖

聖天子篤宗藩之親而君恪慎之將為謙之守孝弟之修則固有得祿

之道而不可誣焉者矣黃氏世居徽之休寧得山川之秀寔多且專故
生子為奇男主文為淑媛秉靈萃精照耀後先足以聯 王牒之書備
國史之編蓋非特門閥之慶而已然則諸君子本其先世敦德履善
之裕仰

聖天子宏仁霈澤之施榮君之還勛君之行以為黃氏方與未艾之祝
亦非特桑梓之好而已矧一府之中文臣惟長史左右武臣惟儀衛正
副皆號元僚輔 王之德義而掌其禁衛之防所繫甚重也以况義蓋
親賢而又出于 天潢戚連姻媿德之舊者乎黃君勛之巽以持已
而不矜約以處家而不侈勤以居官而不懈親賢士樂善言以自輔而
不為流俗之所移使行與齒增名與位升斯無忝于家乘無負于
恩典而有得于鄉戚之贈言金緋之榮將儷美乎父兄之貴盛于且壽
也可前卜哉予與君同鄉邑嘗拜其大父于堂既壽之又銘之故知其
家世為詳而交君交兄間非一日之雅也輒序之不辭

慶評孺人吳氏七十壽序

吾鄉之為女婦者其性行之美殆諸方所不及蓋其自少而壯而老未
始一日廢其紡績之業而於倉困之入栖棚之養中饋之治督視惟謹
不敢以其身之貴家之豐而少縱焉首飾服御樸而不華有尚古荆布
之風準已嫁者其足跡未始踰六門近親至戚有終其身未熟其面者
而獨倦之于教子隆師取友不憚勞費蓋勤于婦功而刺繡剪製無
吳越之巧恪于婦容而粉白黛綠無燕趙之都謹于婦之德言而應持
門戶陳詞理訟無恒代之健故宅里之旌相峙于境壽考之樂柏樹于
家閨閫之譽相高于族黨閭巷之間者炳如也若歛瑟塘許君示惠之
配孺人吳氏則亦一人焉孺人性行之美至于得舅姑而夫君以為賢
教養其二子文昇文瑾至于有立而知孝家庭內外肅如雍如皆世之
所難者而孺人未始以自異雖其子與其近親至戚亦且以為常豈
非吾鄉之人安于善而不為流俗之所變易有如是夫成化丁未七月

二十日實孺人始生之辰於是壽七十矣其婿汪惟用走書京師乞予言為稱觴者先惟

聖天子以孝治天下邇者恭上

太母徽號加恩褒區俾老者有養萬世一時而孺人身際其盛七十伊始吾知其心益休體益康享子孫之養益厚踰八望九以底于期頤之美有不難致者哉雖然孔子論壽曰仁洪範五福王于好德明壽必有所本而後為足稱也予故道吾鄉文婦性行之美而仰窺盛世錫福之隆書以授惟用之從子鄉貢進士祥俾寓歸為壽予雖不及拜孺人而祥於予子為友婿有親戚之好焉是為序

管敦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管敦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序

贈李君知大名府序

成化二十三年春刑科給事中臨汾李君廷玉出知大名府事廷謝之日多嘖以為李君起名進士出入黃門青瑣間幾九載矣內而封駁諸司之章奏外而勘大獄于四方必協諸公議不苟止而妄隨也維時給諫之臣當

上意者恒難其人而李君積有年勞無訾議宜膺峻擢以勵一時乃出之為郡疑未足以盡其才者予以為不然人臣之義在書有之為上為德為下為民而已郡於民最親守也者所以宣

上德而為民之師帥者也責莫重焉而輕視之豈知類者哉李君昔者以言為職凡群吏之廉貪仁酷得論列于上而舉錯之民情之淑慝與其事之利病得進說于上而更新之然獨言之云爾執政之臣有

可否焉則其言之行也豈可必哉今出而專城不言則已言必見之于
行不行則已行必繫民之休戚吾知李君求舉其職之不暇而疑不足
以重其才者殆非所以重君也然則律已之廉恤下之仁君之素志不
可渝也興民之淑而懲其隱講民之利而祛其害皆君之所得為者也
豈徒言之而已然予知君之足辨乎此也君為近臣則有成績矣為
上為德恒恐弗逮而况得可行若郡守者哉或曰大名今輔郡臺者之
臣更迭出入以督吏治郵傳勞于文移山積為之守者雖有為下為民
之志而不免于俯仰牽制之難則所謂可行者亦莫之可前必也是又
不然君子之居官亦盡其在我而已在己者盡則彼之賢歟固將善
我以為民福彼之不賢歟亦將自怨及走不足以病吾之政而又何私
憂過計之有大名在前代守者多明臣或起領六藩或入贊廊廟其遺
愛具圖經而大節著中傳炳如也取而師之則其功之崇與是興將不
儼美前哲而廢哉乎盛世之循吏也哉於是李君行有日矣其同寅趙

君良度輩知予素善君託鄙吉為祖道之贈而予不得辭焉輒次其說
如此

贈鄭君知臨高縣序

吾郡有負通才抱成學而久不獲見于施者一人曰鄭君文振其就試
于南北也人率以魁選目之而君數奇率不偶非獨後進師之同舍遜
之外而提學憲臣內而大小司成老于文行而不妄許可者亦相與惜
之不已非獨良有司禮之寓公傳客過而訪之外而分陝重臣內而
天子之元輔暨六卿之甄才好賢者亦以遠大期之蓋君學長于春秋
於古人高下得失及世務之成敗利鈍皆見之明決之審且以其餘力
旁通諸家若六書之法與方脈之象其與祿命之書予嘗以謂若鄭君
豈待試而後見哉觀其人可以得其中聽其言可以知其能惜吾力不
足振之而君年亦踰強仕矣成化丁未之夏合同志者入言于吏部請
得官退方以自効吏部為言于

上許之授君知廣東臨高縣 廷謝而行予因禮部司務方君良弼於
君有姻好聞而壯之曰昔人固有過叩喙九折坂畏乘其險而却馭者
矣有侍被入直三省丁寧內顧語刺 不能休者矣夫臨高雖瓊管之
巨邑然處南海島中古遷客流人之遺蹟多在焉君得之而恬然若無
不可為者將藉是以發其膏中之耿者乎才通而不伸學成而不試
宜君之勇于行而不可留也歟君世家歙之貞白里其先曰鄭令君當
宋季以一言解屠城之師廟食至今曰師山先生以節聞事見元史君
承累葉之傳學術政典具有家法疑無俟乎人言然君子不以其所能
者自足而忠告之言又非其所厭聞者君以為何如哉別利器于盤根
錯節之餘騁六轡于輕車熟路之上毋遠外其地而忽其民使循良之
聲翕起于嶺海之間為列邑之倡大府書其賢部使者薦其能升佐一
郡長一州其又甚焉或進而官于 朝皆平日故人之所望于君者君
志固壯哉君從弟達以名進士知浙之黃巖方以才廉有聞被

召將至異日二惠競爽以增輝于卓白之里使締交聯姻者預有榮焉
尚當執筆為君續善之

侍衛承 恩詩序

國朝禁衛之制凡諸將軍魁幹有勇者別簡勳戚一人統之入侍

殿陛出扈 乘輿率佩囊韉御劍以從其職號最親且重不輕以異人

焉邇者闕員 詔遴選以充而得駙馬都尉河溪樊公大振受

命之曰大夫士與公有文字之雅者相慶于其第且為之詩而以序屬

予竊聞有周盛時在王左右者自三事而下莫要于虎背綴衣之臣故

周公慎焉必以虔常吉士處之誠以君德所繫必自近始也

今天子嗣世守文比隆成康凡一材一藝之人務盡其用恒恐或遺而

况於侍衛之臣受 簡知之素若樊公者哉公雖以少年居戚里然備

容脩幹有老成夙將之風幼書績文有經生學子之志知時序變有謀

臣策士之能聞諸搢紳蓋亦久矣一旦而起驟乘之親膺

殿巖之選當心膂之託宜其播之聲詩更倡迭和以紀一時之盛為
邦家之光也古之聯姻帝室者蓋更僕不可盡矣吾於唐得一人焉曰
杜仲立嘗一居衛尉再領金吾三進常侍皆奉宸宿衛之任史稱其
居宮精明屢進忠益大為上之人所禮重於宋得一人焉曰王晉卿以
詞翰妙一時而與蘇黃諸名勝相友善風流文雅談者尚之今樊公所
任則中立之官所負則晉卿之業顧豈可居其有而安其常之為得哉
必於其所任乎益恢於其所負乎益崇思上幾于成周吉士之列以無
負

今天子簡任之隆則諸君子之詩誦而傳之亦不徒以重交游侈
恩禮而已

梅溪十景詩序

予素聞梅溪張氏所居當吾邑山水之勝處相宅者亟稱之蓋張氏之
彥曰士貴始卜居焉今四世矣士貴之曾孫尚相以事來京師因謁予

言所居在金山之麓山秀拔不群而徐谷之水出焉其清可鑒毛髮山
之田真其夷而可耕者為富曠深窈而入可樵者為桑塢蜿蜒若虹有
竹萬挺可徑而陟者為橫岡循溪而行出確莽而升可與客徒倚者為
荆臺水沸而渟有翠壁倚之可坐而釣者為亭潭坻岸相峙有松千餘
人行蒼翠中雖盛夏可憇以風者為高港山之背有峯如卓筆然冲霄
使人望之不極者為瀛火溪之東層巒疊巘若堆螺列障嵐靄蔚然使
人應接不暇者為擁垂蓋旃溪之景於是焉萃而張氏盡有之故嘗離
其景為十且得措紳大夫詠歌之然未有序者敢固以請予不獲辭則
序之曰旃溪之景勝矣然非其先世積德累善基之其子孫績李砥行
承之則亦烏能樂此而使夫山川人物之交重哉張氏先居歙紹川以
殷頌聞與宋祝半州等曰尤國者最好義嘗建臨清橋以惠行人結凝
翠亭以甦暘者構雙溪書舍以誨其鄉族子弟蓋士貴之考也而士貴
亦能紹其父志悉以先業讓諸兄來居旃溪為遷善堂以自勗置義田

立義倉勅金山橋與臨清功埒至于以明孫斯實克家益大捐金發
廩助有司濟邊餉遂為搢秀軒盡金山之勝鄉人取世義名其堂而尚
相復能襲其遺芳以求亢宗而為其山川出色計焉豈非其地之靈足
以萃材之美林之美亦足以昭其地之靈若此乎是可傳已予又聞尚
相築歲寒亭于富曠關瀟湘深處于橫岡園池之邃亭館之幽歲時鶻
詠之樂甚盛予他日得謝事南歸當挾童子撈小舟訪旃溪而問焉從
張氏之老者尋盟于巖穴濯纓于澗流撫寒松而弄脩竹與釣翁樵子
耕夫野人浩歌相答于清空寥廓之表穿晴雲步涼月道荆臺而後去
則予雖病散尚能臨風作賦以敬群玉後張氏之勝而此姑序其際云

順德堂詩序

天之為德也有順而無逆故人之有得乎天也亦然順則為君子而言
逆則為小人而凶如水行地逆之則湮如鳥逆風逆之則却此不易之
理也然人之所得乎天其順之大者莫若孝弟然故先正以孝弟為順

德著于經雜出於傳記其大約則以謂孩提之童無不能之而其效至
于通神明光四海且深慮大天下後世之能順者或寡也初門謝君以
敬嘗以順德名其堂示箴警焉勸其平生奉二親甚孝必得其歡心乃
已從其兄以美甚友處六十年無間言庶幾無愧于斯名者好德之士
聞而嘉之多見於賦詠其子文溫奉以請序予讀之竟而歎曰古之后
王立愛敬以先天下而措斯世于大順者蓋有道矣司徒之職有教有
刑而典樂之官所以惠迪乎斯人者蓋無所不至其見于詩則南陔白
華之篇常棣斯于之什尚可攷也后王降德之典不作人性益離而俗
益偷由是貴為王公名為師儒誦其詩習其業知其為感發懲創之地
者或難焉又何怪乎以德色慮父以評語對母而求食以給其兄之臂
者哉然法之在朝家者不廢而德之根于人心者未泯也故夫不孝則
墜而知其為可慘之人不弟則坐而計其為可敗之家此人心之同也
惜乎寧蹈凶而不為吉之圖甘小人而不為君子之歸者常多也亦何

幸謝君之出于吾鄉而予獲序其事哉然則是詩之傳豈獨以勵謝氏之為子弟者而已或風焉或誦焉使見之者漸聞之者興或有得于詩人之遺意而為天理民彝萬一之助不亦善乎謝君今年八十有一無恙在堂而文溫以春秋魁京闈主教長垣所謂順之為君子而吉者此殆其兆也然德之積也有漸則其獲報于天也必厚且長吾固知將有大焉者擬其後而為斯堂之光于無窮也哉

却金詩序

故諸賢馮君履吉以鄉進士知沛縣有介特之操嘗疏便民十餘事于朝多報可遇疾痛死亡水火盜賊飢饉於其境者未始不捐貲給之雖傾囊弗吝有俞繪者洛陽江湖人也君憐其貧以鑑金貸之不貸券去未幾而君卒俞亦登科典教湖湘不相聞者十五年成化乙未繪遺其子以金倍息來歸君之子朋玉不知也亟辭不受曰先人未嘗以語我且無券君豈誤邪其子不獲命則莫置君墓下而行朋玉不獲辭

則以予鄉人之貧者當是時太平恒齋去君分教諸暨其二子惟誠惟敬與朋玉實同硯席蓋未嘗不歎異其所為有古人之難者然朋玉未嘗以自多而人亦鮮克知之於是惟誠兄弟相與謀曰使吾友之行不白于世無以勵世之貪者乃繪為圖請耆紳士詠歌之而以序見屬於戲自義利之說不明世固有緣利而鬪且訟以至于離親悖交者矣有偽相贊券而誑人之有以自殖為得計者矣烏有孝義之所在有可受之理而毅然固拒揮利而去之如尾礫者哉充其心而民風有不厚官守有不廉者寡矣朋玉之所為與宋開封人讓寄金適相類蓋去今四百年而事一再見則士明于義利之說者誠難也抑朋玉豈故為矯然不情之行以要譽一時哉見義勇而燭理明求不失其本心而已惟誠兄弟篤友誼而歎之乎張之有相觀而善之益諸君子之言本六義之旨風之乎有挽頹波振未俗之風是誠不可無傳焉雖然開封人史不著其名得包孝肅呂榮公表章之而事始白若朋玉則何患乎名之不

著予獨以為官愈顯則責愈備而義利之辨愈嚴其所以副友朋之望而取徵是詩當有大者若予言則且足為士之重輕也哉朋玉名在刑部員外郎分司南京惟誠名贊今吏部主事惟敬各貢今戶部主事皆起進士方將以功名競爽于時

贈甘君同知徽州府序

豐城甘君廷望起成化戊子鄉貢進士凡七上禮部皆弗利乃上吏部舉銓士首選 廷授同知徽州府事於是徽之人客京師者謂君之拜命也宜慶君之行也宜饒慶與饒皆不可無詞也爰屬之予謝不敢不獲則為之言曰史之治民也猶醫之治疾誦醫聖之書既精而又見證多用藥審則疾之愈者十九雖精于誦書而恃其性之敏也至以藥證證其證素非所詣也特以意料之而已則疾之愈者十一置書弗誦而證與藥漫無所知也聽其所如而妄意于辛中則其疾之愈者鮮矣彼治民者何以異此甘君數奇請寡偃蹇于場屋志愈厲業愈修群銓士而

試之經莫敢為之先焉誦醫聖之書而精者也君不獲伸其志于用者二十年然借君而升後君而起固有大利達而名與之俱者矣亦有碌碌于時而毀譽之不聞者矣至於為郡縣者或宜民或不宜民某事之可法某蹟之可戒皆君所目擊而非耳聞見證之多者茲之往也因民之所欲與其利因民之所惡祛其害視有餘不足而損益之以無伐其天和使病之竹有興瘳者肥交呻吟為笑樂將自此始所謂用藥之審者固君之能事也哉徽南饒輔郡處于萬山之中其俗樸而不奢簡而無恥昔人恒以為愛土而克治有善否遂從而和之以為難徵豈難治也哉夫天下之郡邑固有坐視人之疾而不能為之者矣蓋得夫愈疾之十一者幸焉而况愈疾之十九者乎此吾於甘君之行竊誦所聞以告而私幸夫吾人之有瘳也

壽虞士汪君廷悅七十序

歙西有地曰凱行汪氏世居之其地之原由甚梗故汪氏之業甚豐而

人之生者甚盛有處士廷悅君者尤以樂善好施敦族睦隣見稱于一鄉子二人曰道銘道常又能勵行以承其業致孝于其親故君安之無事物嬰其心而居有滄瀟之奉出有杖履之適不自知其歲月之倏邁也於是壽七十矣宗姻戚黨以歲之十有一月九日為君始生之辰舉酒升堂以次稱壽而徐君吳其甥也本二子之意繪日以扶桑圖以致慶請予申其說予聞化國之日舒以長而古之稱孝者曰愛日宜徐君有取于是以為其舅之壽焉如此夫日麗于天明于晝故取以名時日之日而積之則為月累積之則為歲蓋日者歲之所由起也奉一日之養則人子盡一日之心况一歲乎由一歲積之以至于七十則謂之古稀而致養者宜日嚴也由七十而踰八聖九以底于期頤皆人子之至頭而况有敦族之仁則族之人期之有睦隣之義則隣之人期之有樂善好施之德則一鄉之人無不頌之矣况徐君為其甥而受其教育有子道者乎吾知汪君心日益休禮日益康壽日益增將與康衢擊壤之

者共樂于堯天舜日之下正審滯于鄉飲受命服于天朝也有日又豈特一時稱慶之盛而已

城北汪氏譜序

徽郡惟汪氏姓最著族最多故昔人有十姓九汪之謬然每族各以其居名若休寧城北其一也其所出皆祖唐越國公華公嘗隋末起兵拒亂保其歙宣抗陸饒婺六州之地暨亂定入附于唐生胙土田沒享廟食故子孫在郡最多而譜不可無作也舊譜稱越公之先出魯成公支子汪食采潁川至孫誦因氏以其王父名誦二十九傳至文和漢末從討黃巾事孫氏為新都守而家焉新都則今徽郡也文和九傳至叔舉宋護軍司馬又定居郡之婺源凡四傳得越公蓋其先之可見者如此疑魏晉隋唐官譜之遺也越公九子皆顯曰後右衛勳府參軍凡十八傳至彥一復遷登源之梧村彥一孫德彰宋直秘閣值咸淳德祐之際再遷休寧依外家曹氏以居則今城北諸汪之所始也直閣長子璵宋

亡不仕嘗建樓為藏修之所孫元京先生實記之璣曾孫群亦儒者有
北陸集而所續家乘則陳定宇先生為之序群孫永昌始以儒業醫王
二子雅麟應鳳益世其學而應鳳五子皆賢曰克敬隱居能文曰克和
太學上舍始以其暇日因克敬所續舊譜益修明之為兩卷寄以示予
求其正焉夫譜也者所以合衆體之離昭衆名之晦而示夫衆心之勸
懲者也彼一飲食之譜闕則五禾不可得而調一草木之譜廢則群芳
不可得而遂一技藝之譜亡則百工不可得而理况一家一族之盛又
出于神明之胄忠勤之傳詩書禮樂之澤漸摩涵泳于數百年之久者
哉克和兄弟蓋於是乎知所本矣矧其為法畧所疏詳所親括之以例
證之以圖附之以行錄開卷之頃察乎秩然誠可以昭繼述于先世示
勸懲于後來者矣予與克和兄弟交厚善且器克和而逆其駿發于功
合之場所以光斯譜者有大焉故樂其成嘉其志特為之序

贈南京吏部主事克敬序

吳君一清以成化戊戌進士為南京工部主事未幾以憂去丁未春用
起復改南京吏部令兩任為三年上其績于朝得旨還任於是禮
部司務方君良弼合同鄉之士在京師者謂一清之考最也宜賀其遠
別也宜餞之與賀必有燕值國郵不可請易之以言竊視我

高廟定鼎南京其即位以戊申之歲所以開萬世太平者實肇于此惟
今上以聖嗣統改元弘治而明年適當戊申天運再周度政一新溥海
內外引領嚮治而况舊京之臣乎相勉相規以興起衆功而為天下倡
國工君子之素願也然則賀一清而與之為別寧能已于言邪一清世
居微歛其先蓋有守節之媛有業儒之老所以植而培之者甚深迨一
清益通經學古以承其後以有茲顯融而今之考最也昌其家則有賜
封之寵揚于廷則有遷陞之階位漸以升責漸以大鄉人所屬望
于一清者固不但今日而已惟

高廟之垂統也其教甚肅其法甚備聞之猶足以凜然而南京臣民誦

習加稔，故宦成而寡過為一時良有司者常多也。一清在工部，項
孝陵之後，嘗取材于兩川，歷馬湖、印部諸險阻之地，竣事而還，卒其功
焉，仰瞻。

太寢思食其祿，必稱其事，則所謂請習加稔者，非其人邪？予又見諸司
考覈，惟南京南臺公論可畏，而端人正士，以名節相高者，亦往往見之。
相觀而以其可進者為勉，相規而以其不若者為戒，則吾一清之所成，
必有過人者矣。夫恢弘治道以纂

聖祖之謨，烈此。

上志也。中外臣工，群起奮庸而副之，雖不繫一人，顧才力所得為者在
一清，豈可後邪？上佐其長官，下倡其寮友，以古之忠賢自期待，將不有
炳然出色于舊京郎署之中，而名四方者哉？矧如是，又非特鄉人屬望
而已。

贈曹瀾伯曹公奉

勅總南京操江之序

自六朝五季與宋之南，皆畫江以守，而江防重乎諸鎮，我

高朝自淮西渡江，定鼎金陵，遂一中原，而江方視前代益嚴。每操江之
日，舳艫相衝，旌旗蔽空，所以懾姦宄，真南服者，長盛故置總操江兵者，
一人非世勳宿將，莫預茲選，或難其人，則勅南京守臣兼領其慎之，
如此弘治紀元之歲。

今天子始朝群臣以南京

帝業所基，而操江之帥，闕用。廷臣公議命曹瀾伯曹公，賜璽書以行。
行之日，諸與公舊者相率餞于郊，且俾予贈之言。蓋聞都南者莫利于
舟師，部北者莫先于騎戰，我國家自

文廟徙都北京，置三營為居重馭輕之策，而南京操江之備，乃習故常
戰具弛焉，莫之振有識者，恒以為憂。

先帝時用南寧伯毛公始克修復舊規，績用有成，進副居守之任，而曹
公代之，公議所歸，殆不誣哉！昔漢穿昆明池以習水戰，魏作玄武池以

肄舟師勤遠畧圖非常皆不足茲惟我

高廟禱風沐雨以平僭亂作生民主為

聖子神孫立萬世之業率用舟師其遺蹟尚可考也然則操江之任重

矣矧

今天子嗣大歷服之初首以慎選而用公當不求所以副之者邪惟公之考莊武侯在 先朝顯有倚功截在用府為中興名將而公以元孫敦尚詩書克繩其武居宿衛典京營積有年勞非建功一時者比吾知其往也士心豫附軍政修明上足以答

聖天子授鉞之心下足以顯其先元戎登壇之教使江防得人過前代遠甚斯亦無負于故人之所以期公者哉先少保襄毅公在遼東督師時與莊武侯同事交好公嘗受學館中故予於公有世講之雅獲預離觴之末因序其事以贈

壽村翁八十序

維成化丁未之夏我

憲者恭上徽號于 靖寧宮以隆大孝推 恩寰區有耆年碩德者

賜冠紱榮其身而吾鄉蔣翁廷槐與焉越明年戊申改元弘治孟春之

朔後一日翁始生之辰也於是壽八十矣禮部司務方君良弼於公為

近戚且夙重其為人乃道其詳於予予不覺為之嘉歎曰是豈可無傳

邪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箕疇五福莫先于壽而主于好德二者壽

之基也然有剛柔之分焉予獨怪世之論德者必以其煦煦如婦人似

心如稚子然後為足當之而祝其享脩齡介遐福曰此德人也而不知

柔之不足以言德也柔者陰道也彼其秉剛之德者其性必果其氣必

昌果而昌則獲乎已者有嚮善嫉惡之公獲年夫者有元前振後之懿

是豈可掩襲而為之剛者陽道也吾聞蔣翁最孝友而天資嚴勁處已

接物公而不阿郡守孫公俾聽一里之訟一里之人怙然則聞以一邑

之訟委之其操久而不渝也又間以一郡之訟委之訟盜理人益享更

龍公周公二王公凡四守其委益不替而翁則老矣所謂秉陽剛之德
性果而氣昌若翁者殆其人邪是宜壽矣使翁早致尊于業儒得少進
而位乎民社其所作為又寧止是邪然膺 需恩于極隆全盛之時獲
與康衢擊壤之人為伍鄉射礼行歸然賓席衣冠與俎豆相輝則受畀
于天亦侈矣矧

今上以聖嗣統奮朝綱開景運以躋斯民于仁壽之域伊始自今而翁
誕辰實際其會心休體豫增重山林以迓夫方興未艾之福固鄉戚之
所望于翁者哉將本歛西舊冢其先居河南有諱義者宋翰林亭士其
孫繼為歛縣令始冢黃山至翁之祖擅又遷山庠始其諱云爾然翁有
子五人曰顯曰耀曰光曰榮曰巖 個儻有父風聞業儒謂將拓翁之
所至而大之以壽翁之名于無窮人孰得而涯涘之邪予於良弼亦託
有姻好輒本其志而序之以為翁之慶焉

奉使湖南詩序

聖天子改元弘治之春 詔遣勳戚文武近侍之臣告即位于山川古
帝王及 宗藩陵園維時

景帝儀賓王公言實有事于襄陽安陸二藩諸與之厚者皆賦詩為
贈而予特告之曰予少年美質業進士舉將成而被選得當實宜為富
貴人矣然性之所便不出觴詠故一時名流上自元老下至耆布多樂
與之遊宜其 使命一出不十餘日而珠玉爛然盈卷有他人積歲所
不能得者矧兼為湖南重鎮方城漢水之勝如故而羊社之流風餘韻
在焉祀事既成與其府僚寓公登臨懷古厭飲其清淑之氣而後放舟
北歸豈非平生之一快哉公又謂予言憲家易水之上而官京師甚久
幸今茲之行得上游比日當順流而踰漢沔下武昌巖赤壁扣蘇子之
遺蹟沿九江汎彭蠡訪白樂天聽商女歌處登陸而道新安出桐江窺
子陵釣臺直抵錢塘觀潮于海門放遊于西湖憇言門眺虎丘循甍陵
以上京口登金山酌中濡第一泉渡江駐揚州問瓊花所在濟淮趨彭

城沂百步洪上黃樓過東充望尼山以達畿北之境乃入京師復命
天子然非故為是汗漫遊者道之所經便也然亦豈非
上之賜我哉予聞而壯之曰子志亦健矣雖然開明其心目充拓其見
聞增益其問學亦非直遊而已子交游半海內名能觴詠者所至必將有
馮焉解歸橐而求之視今之所得者其多寡勝負何如吾又將以此
子之高興也

贈大理左寺副汪君歸省序

聖天子之嗣大統也赫然思法

祖以弘至治去邪進賢賤貨貴德而闢諫爭之途庶政一新小大之臣
無不思自進于圖回稷布之列而大理左寺副汪君守貞上疏乞歸省
江南或者疑之以間予二曰不然君親無偏重隨其勢之緩急而致隆
則善于忠孝者也守貞之考君既不幸而祖母壽九十有一母壽七十
有五蓋自其權第時獲分祿以為養評事時獲 賜封以為榮然不克

療諸塚上稱慶膝下且二母年高日薄西山勢無急于此者能偃然無
所惕于其中哉往時朝官非十年不得請假自

憲考推尊

聖母易六年歸省為著令

今上隆孝治以率天下而守貞獲先與焉豈非知所緩急者哉守貞家
新安自唐越國公之後聚處婺源大坂以忠孝相傳凡七百年以經術
終身于近時者後先相擊若守貞之從叔希顏副憲入閩大有聲稱不
久當進于 朝列族叔文榮弟從仁皆以御史直道而被黜于郡縣計
今次弟收召矣然則圖回其謀議展布其才猷以輔

今上始初清明之治在汪氏不為無人固不以守貞暫歸而加少也守
貞行哉黼黻之上展墓之餘綵服登堂舉酒為壽親鄰畢集二母樂之
心無休體益康雖百歲無恙可也私情既盡趣裝還 朝與諸父昆弟
殫忠于 盛時以答

聖天子教孝之恩意為深梓光是誠知緩急人矣守貞弟姪卒于鄉者數人曰壘與予弟有子女姻姪之好曰儼曰星曰子志考所得士曰嵩亦善予而程汪世戚又不但今日而已故予樂守貞之歸袞問者之疑存以贈之

贈推府李君之任徽州序

弘治改元之春吏部始取成化丁未科進士請于

上而官之如令維時高邑李君相儒得徽州府推官凡徽州之人仕京師者例有贈言以致其私而予承乏詞林最久例必見誘不得以鄙樸辭焉則論于衆曰李君以詩舉于鄉而上禮部其得于詩教必深其達于政也必易進于大廷又嘗取天下事極言之上自廟堂下及民隱悉無所諱避

天子親弟之以為進士然則徽州一郡且推官郡之下位所理者一郡之刑耳李君出其中之一二固足以號能官驚服其吏民亦何俟干人

言獨以君先世出河北中占籍遼東而吾郡僻江南山中民風土俗或有所未諳請為君一言之可也夫徽州者程朱之故鄉而朱子之言曰山峭厲水清激食其土以生者不能不過剛喜鬪然君子務以其剛為高行苛節尤以不義為羞故其俗難以力服而易以理勝此數語者殆不易之論也而過剛喜鬪之言後世遂以為口實夫徽州之訟雖若繁然爭之大要有三曰田曰墳曰繼其他鬼瑣固不足數也其所爭或更大吏不決或積數歲不決若誠健矣而其情則有足諒者焉田者世業之所守墳者先體之所藏繼者宗法之所繫雖其間不能不出于有我之移然亦有理勢之所不可已者君子於此盡心焉則徽州之刑清而訟簡也過半矣夫以力服人者私也以理服人者公也以公滅私雖以之聽天下之訟將得其平而况一郡哉然則朱子之言固李君之法守而官徽州者益當服膺而勿忽之也哉令推官有成勳者必召入補御史之蓋分聽天下之訟者也李君以經術發身觀政于刑部益稔

于徽州之 之人當延頸企踵以大彼其洗究澤物之惠而俟其勸之
成 召之下耳不敢淹君子之轍于山中以自幸也

白太夫人六十慶序

宮保尚書贈少傅南宮白恭敏公以進士甲科歷

四朝出入中外顯有文武之備功為時名臣然家政一出于夫人夤強
孟氏公不以自累也在當時公卿間率稱白氏為有英配暨公之沒夫
人教育其五子率能以材武繼成功以高文取友弟或待次千回孝家
塾之間四女之歸亦多取里之俊以及 朝之勳戚外內僮僕各職其
職而莫敢違視恭敏時益備以嚴蓋凡後公而興者又相率稱白氏為
有智母於是夫人壽六十矣計其壯年罹寇震懷三受榮封入朝

太后及 中宮數蒙恩賜迨其老也享文武之祿養而端居自適于高
堂大弟之間有孫男女十四人環侍膝下競爽玉立人莫不為太夫人
榮豔歎慕不已然太夫人終不以貴自高以有自足以婦業母功之過

人者自多也是異常情之可及哉古者諸侯積行累功而致爵位率本
于內助之德故鵲巢來蘋諸詩首召南以為訓而洪範五福壽莫先焉
然彼好德其本也夫德既崇矣則壽益增福益厚而慶澤益弘以長皆
理之必然者若太夫人非其人與走之先尚書襄毅公與恭敏同奉進
士晚為同僚若異姓昆弟然故走於公之子錦衣鑲太史鉞上舍銓與
其二季銳鈔數還往為通家每歲時拜太夫人于堂窺其德容則充而腴
聽其教言則質而章竊仰歎曰壽徵如是矧今六十伊始將階此而踰
七望八以馴致乎期頤之域黃髮兒齒歸然無恙使人因太夫人而思恭
敏公之所遺與其諸子之所由成且未艾者有所觀法焉豈直一家
之慶而已安鄉伯張公之子恂公婿也以仲春花朝節且為太夫人懸
悅之辰將合諸親長為壽而張公來屬文以道稱觴者之意走不獲辭

奉使贈言序

奉使贈言一卷諸措紳大夫以錢 尚寶卿李君士欽者也士欽世家

南陽鄧州故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文達公長子
性明爽喜問學無統綺之習其才識可以與大政當劇任顧歆然安其
職分以躡進為羞樂交一時賢人君子以自益而賢人君子愛重之視
文達公在時老壽萬以門地入官謹操持負譽望者士欽為稱首使
命一出而獲贈言如是其富貴有以哉士欽之奉使也實以

今天子嗣位告祭 淮瀆及 唐鄭二宗藩

天恩汪濊香幣有嚴齊核一心以達

聖天子之敬命然後便道還鄧州掃文達公之墓以展孝思退而飲燕
其祭旗父老以修端睦公私交盡勿淹其行使入於

天子祭所之臣故家文獻之後歆其榮歎其知禮豈不益有副于諸君
子之厚望哉古之人有過里門下車者矣有俾縣令負弩先驅者矣
其賢不肖固士欽之所悉無俟乎云之雖然士欽老成人也當

憲守時常持節一使于楚再使于代皆稱 旨不愆于禮度其何有于

今茲之行哉予於文達公為館甥且門人也於士欽愛莫助之而特引
作者之意如此

太叔父三處士之熙甫壽七十慶序

弘治紀元之三月二十九日維我太叔父三處士之熙甫初度之辰於
是處士之壽七十矣內外宗戚以其日維暮之春天氣和適最宜于老
者之起居咸奉酒稱慶而小子不肖遠仕京師不能操几杖侍賓客恒
歎然于中不能已然竊自慶我太叔父之獲壽如是而未有發其所以
壽者則序其事以附致稱慶之私于萬一自先高太父昌祐府君生文
夫子二人其長為先曾太父徵君其次為曾太叔父尤溪府君最友愛
不幸徵君嘗洪武中以誑誤北遷河間尤溪府君以才諳自奮當永樂
初僅獲官尤溪縣幕蓋吾家之中阨如此徵君兩子其長為先太父尚
書公尤溪三子其季為吾太叔父尚書兩子其長為先少保襄毅公其
次為先叔父明威使君則吾家中更一再顯矣自成化以來處于家顯

于仕者多已下世而吾太叔公歸然獨存端居自適耳目聰明為一族之冠太叔父兩子曰彥英君彥華君皆襄毅公諸弟而能卓然有餘力亢其宗增闢其田園鼎新其居第加尊其先世之祠墓以求不失文獻之傳於是吾太叔父心益怡體益健樂其子之能養而不知閱世之久至于四百二十有餘之甲子未艾也然小子聞之齒者四代之所尚而有虞氏主于貴德者壽之基也惟我太叔父秉性淳樸涉獵書史丁家之阨而志不墮際家之興而心不矜嘗再至兩京一入八閩持身有義接人有禮迨其暮年詣晦里門又庶幾古者退靖高潔之士此其壽之所以過人而非偶然倖得者歟太叔父之配孺人出西門汪氏以鉅家之裔來歸于程今年壽七十有二聯德偕老于一堂可以播之聲詩見之圖繪傳之子孫使有所企慕觀法而力于德善者尚謹俟于後來歲一為之祝其踰八墜九而茂臻于上壽之域增輝于統宗之譜豈非一家之盛事哉小子何知輒以菲詞頌長者之行而忘其鹿瀆之外觀

者恕之而取其誠焉可也

送禮部司務方君南歸序

禮部司務方君良弼謝事還新安將行為其部之長貳及僚吏者慨然太息以不能上書還君為已責憲臺諫院之持公議者憮然謂君未可去而去之何居從君遊者索然以為誦業請益將執從而為之所同鄉而宦處于京師者惘然以為勸導規正與夫慶弔往還之節將執從而為之倡蓋凡有一面之雅于君者率依之然有不忍遽別之心則相過而質於予予曰不然君子之出也猶處也不特以其言重且利達誇諸人而已方君之出也最晚其學最深練達而不迂和易而不回故於事不為則已為必有益于公家有益于人已將意其明揚顯擢在旦夕或長一郡佐一藩其為益且有大焉忽以去告故聞者駭留者愧相知者情之不已如此然君則豈以得失榮辱為哉屏山練水之間昔人之所謂佳勝者不改也既壯而出未老而歸舍軒冕之累而得林泉之

樂比之據高享大名不稱德雖權勢可以動一時而為人所指目者其
所得孰多孰寡孰強孰劣將不有能辨之而為上之官歲下之語柄者
乎君所居在歙嚴鎮出漢縣侯遠有端緒至君益思亢其宗而人亦爭
君之行也父則凡有情事之未睦禮文之未周者必將於君乎決之後
生小子未底於有立者必將執經問難子門下以君為歸郡縣大夫有
興道善俗之事亦將咨君以自輔

中朝鉅公行部過郡詢吏治而察民隱者亦將庶君而進之吾爰知夫
君子之處也猶出也亦不特其嬉遊逸豫使其身之私圖而已雖然諸
君子贈言之意則豈止於是哉古人有言留不盡之巧還造化留不盡
之福遺子孫若方君則誠後于世之巧者矣然君二子師且師變俊爽
聰悟事業並進揖之乎有揚芳邁跡之風識者謂君食其報而未盡者
天將於是乎發之推此以俟則巧者豈能奪而強有力者豈能竭之哉
予承乏史官嘗於君有姻婭之好然序其事而不以為媿者亦非特有

私於君也

陽湖八景詩序

孫氏在江東者率以為吳諸公子各有譜莫相通若休寧陽湖者其
一也陽湖之彥曰公潤嘗宰于郡庠雖不仕重然諾一鄉之是非率忝
之曰是當為人解紛者有司亦進禮之公潤有子曰用彰年少而務孝
間來京師以其所居之八景者請品題于搢紳大夫乞予序予蓋嘗過
所謂陽湖者今去之七八年雖其景歷々如目前然其詳則不可得言
矣於是用彰為予言曰居之東有地十畝繚以崇垣植花竹蔚乎爛
然為樓焉以供眺望曰萬春別墅西南鑿池引流為亭焉以事燕適曰
鑑泉幽亭孫氏之居舊名王侯社者遠自宋季疑當時以孫氏為烏程
侯長沙王之苗裔故定其一曰王侯古蹟禮不忘其初也居之中偏別
為樓于長林古木之外挹南沼西澗之清尤於賞雪為宜故定其一曰
雪林清隱景不以常以其變也居之西水簷有銳峯翠入雲表水聲流

宗與石相揖擊繞峯而出因以響山龍吟目之居東南有七里墩相聯
北墩邊塘其深可漁因以海塘魚躍名之湖之中有洲三旁楊木三萬
株風清月明之夜榜人擢郎欵乃相續曰楊州掉月而居之前嘉珍良
疇可耕者比孫氏世產畝以河田耕雨終焉此其大畧也幸夫子一言
則弊居為之改觀山州草木亦赫然增光矣乎予聞其言嘉之曰公潤
有子哉為之言曰天下之景蓋未嘗闕也然有顯不顯者何邪繫其人
爾彼酣于膏肓者既不暇為累于賤貧者又不能為情然子弦誦者又
不知所以為此佳勝之地不幸而淪于荒煙灌莽之餘不得揚厲洗濯
以登于騷人墨客之場者什九也若用彰者豈非賢哉雖然謝康樂好
山澤之遊人以為癖李中泉酷于花木山石之玩人以為愚蓋天下之
事流而不返者皆足以戒也若孫氏生于斯立壘于斯教子孫業詩書
而無湛乎貴富無戚乎賤貧林壑之經行樓亭之吟眺取可適而已不
窮幽挾勝以為癖取可傳而已不好奇貪得以為愚蓋吾鄉之大家碩

宗所自為計者類如此歷世雖久不遺也孫氏有焉此予所以誦其詩
想其景而樂道之歟然則之八者其焯焯乎四方而公潤父子名與之
俱也可前下矣

壽吳節婦汪孀人八十序

今天子嗣位之初有 詔命史官修

先帝實錄徵事蹟於四方凡士女之以忠孝節義聞者舉得送官備採
擇而吾歙溪南吳君仕榮之配汪節婦在焉予時方承之史氏誦其文
與其事之畧而嘆羨之猶以未得其詳為憾暨予被放南還而溪南友
人吳君戀數相過道故舊一旦乃請予言以壽其叔母汪孀人則所謂
節婦者也為之撫然不能辭蓋孀人為同邑潛川汪處士孟先之女由
處而嫁兩族無少長稱其賢初吳君以儒而疾卒孀人年二十四矢不
再偶獨與其姑居而教其子時姑以老無他備養孀人紡績織紉以為
家而奉祭祀供其旨不懈益虔既而姑以天年終其子廣亦早世茲之

祭之名盡其禮益撫其五孫而教之成人皆以為吳氏之宗祀不墜於後者孺人培植之深也吳氏之家業不替於前者孺人綜理之勤也今壽且八十矣而無恙在堂是歲三月二十有二日為設帳之辰凡在親族者宜不可以無慶也雖然世之人可壽其身而不可壽其名可壽其名而不可壽其子孫何哉蓋有其善善期頤之壽而名不齒于君子者矣叨一善於一鄉一邑之中而子孫已或不報者矣孺人守志五十餘年歷四百八十甲子而抱終始之節享康強之福其名與行播諸史傳諸後而孫曾滿眼振且賢必將有傑出以光大其門而彰其內迪之所成者則繼之者于孺人豈直出於一時祝頌之常禮哉然猶未也我列聖以來皆以美厚風化為治本故凡民間號節婦者例有旌門之典也日丹書貴臨光耀里閭雖孺人不以是自後然所以昭大閑回末俗而有關於世教者不亦大哉予不佞野言此以為之先兆云

墓墩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